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三

書

荅耿學憲

久不聞動定懷企爲勞使來審起居佳勝爲慰濂
洛關閩古方鄒魯今八閩先哲遺風必有存者得
兄振鐸其間收效弘矣吾師弭節敝鄉時都人士
日受益而不知今去之廿年士知向方鄉有美俗
誰之力也第嘗謂賢者之賢不若薦賢者之賢薦
賢者之賢不如成賢者之賢始非虛語惟兄勉之



令先後作人之功一歸耿氏豈不勝哉第年往志盡乃叨一第亦何足道然吾兄期望之厚亦不敢不求勉副百一也冗中撥忙作此尚圖嗣布不宣

與日照宗人

我祖武略公自國初以宦遊留金陵二百餘載矣德靖間飢疫相仍一門凋謝祇餘吾父騎都尉一人耳此時童穉孤立不能遠省丘墓南北阻絕以至于今每一念之未嘗不流汗沾衣也某自髫年發憤向學豈第爲世俗梯榮計寔吾父督教甚嚴

不忍怠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耳魏科清秩夢想不到一旦得之皆我先世祖宗之積德我父母之教督非某一人力也登第以來竊念我賢宗遠在海隅實一氣而分恨初仕薄力未能相顧心寔愧之乃承我宗兄不遠數千里視我薊門感甚愧甚兒輩以九月初方到欲遣之一上先人丘壠少展積懷而勢有不能先令家僮代申此意府縣坊銀到日卽儘數置祭田一處所入田租以供歲祀餘察兄弟之甚貧者量周之俟後有力陸續

增置爲經久計鄙意亦漸爲歸老之地耳望裁酌
見示餘情縷縷小僮自能口之不及一二

荅蔡崑石

蘭居丈至接手尺具感垂念之厚且聞進脩甚力
本地風光日有下落浣慰如何古云爲道日損損
有兩端損事障易損理障難也人性湛然本無一
物不知者至多其意識以蔀之蔀去而性自若非
能有增也昨一友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乃日求
聖解而凡情不盡將柰何僕語之曰子語非不佳

第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僕曰卽聖解是也
丈謂此言如何南北書郵易通幸時時教我不盡

荅陳京兆

承不鄙以書尺寵之且佳刻種種如觸目琳瑯應
接不暇何其盛也感慰感慰東南荒儉自昔所未
有入春種蒔以時雨雪應候疲疇有更生之望矣
非明公焦勞潛感天意未必轉歉爲豐易危以樂
如此之速也金陵六代遺蹟班班可攷又 高皇
帝之豐芑在焉江山文物若有司掌故皆孟堅平

子賦材也明公馮軾遊其間一抽豪而揚扞之豈獨三都二京不能擅美亦可以明昭代之懿垂示來茲矣明公儻亦有意乎使還裁書叙謝屬冗劇略無倫次統惟崇炤幸甚

答馬杞縣

頃再奉尺一拳拳唯學道是念世之巨公才士知及此者鮮矣何幸於桑梓之鄉得覩吾丈也着衣喫飯卽本來面孔本未嘗迷亦不俟覓了此則真詮吏牘何異何同丈云愚人忘已之頭別尋首領

者已自道破其云云者無亦冀引未悟者而偕之大道耳劉布衣還草草布復布衣有蘊藉而時流不能得之牝牡驪黃外荷吾丈善調護之敢代爲謝諸唯爲道自重不備

與張兵部

京邸得奉色笑馳仰之懷若可慙慰而干旌復南指矣矯首莫雲可勝苑結醜虜跳梁國本未定言者勞勞頃幸升儲有期戎馬漸遁顧當事者拮据則已甚矣南中宦遊在圖畫間真成吏隱幸時以

一觴一詠消之勿成當面錯過也家兄淺薄蒙庇
得稍稍遷轉坐川塗相間未卽稱謝意極愧之惟
垂亮幸甚餘不盡

與柯學臺

僕跼伏衡門日寡梯接癸酉秋明公首舉上京得
其制義讀之如鳳采星華私心歎服因講聞明公
之爲人尋知自循良爲執法蓋所至有錚錚聲焉
客歲濫竽一第幸從薦紳大夫遊此奉顏承教之
會也乃明公以督學載簡書而南矣跂望光塵彌

增延結項家僮來知明公垂念眇末樹楔展禮綢
繆備至且感且愧不自知所以堪之也東南士習
矧敝歲以彌甚詭僻者獵異而罕闕其原凌跨者
妒前而不顧其禮託籍冀進倩人飾醜者在所而
是而又者利鮮恥之罔羽翼之非名世大賢執化
標清倖竇杜絕巧僞之端靡能返也而適得明公
非東南之厚幸乎僕爲弟子員時士迷沿瞽襲羣
蟻慕羶徒利祿識耳迨耿先生振鐸於茲士心霍
然如醒得解乃知覺性之固存冥冥之可旦也而

非明公其疇能踵之蔣廷評行草草附言一鳴謝
悃且感明公風義巋然而幸鄉人之首被之也不
覺覩縷如此惟崇炤幸甚

荅顧中丞

曩僕於管登之所習明公高誼知其侷儻扶義人
也心竊嚮往之尋宏甫歸自滇雲問所游從則首
舉以對知明公非獨才豪一世蓋有超超玄著之
風焉計異日者世出世事業嶽峙淵深合爲一人
者必明公也今明公之勒彝鼎銘旂常者果踔絕

一時較兩公之言真成左券矣蓋僕嘗歎相知之
難有同室不知而千里之遠知之者亦有同時不
知而千百世之後知之者乃僕卽未承謦欬之音
于明公則敢謂知之者也顧不識眇末亦有當於
明公否頃溫詞遠至所爲提獎者良厚知明公之
知僕不啻僕之知明公也幸甚幸甚雖然士非相
知之難相成之難也今時肩巨任重有明公等在
非僕所敢知乃若研究真乘直了大禪於明公必
有獨詣焉其何以津梁末學令不長迷也哉望之

望之使還直冗劇據案草草占謝不盡欲言未間
惟爲國自重

荅周中丞

昨舍弟傳敝郡奉有明臺公移欲爲寒門樹楔前
張簿書中已力控辭而巡院移文又至矣明臺冀
察獎淺薄風厲後學不自知其過厚如此顧不肖
無秋毫裨於里閭父老也而此役不無少煩之且
以非才塵上第循省之餘含愧方切敢更濫盛典
以益其不德耶吳中荒儉自昔所未有賴明臺拊

循安集之今幸稍寧貼而明臺之焦勞小民之委
瑣則已甚矣故不肖尤不願以此爲明臺費也兒
輩相從京邸又書尺苦不盡意敬託舍親張上舍
特詣門墻道此拳切萬萬垂諒而俯從之幸甚感
甚蓋明臺所爲不朽於僕與僕之仰荅明臺政不
在此也情切詞直干冒尊嚴不任悚仄

荅張太學

使至領手書厚幣知犬馬之年尚厯齒記此情此
諛非淺薄所能堪也愧之愧之不佞潦倒偶竊一

第顧欲以薄於鄉井故人實所不能乃丈至以爲僕譽則又過矣先君子嘗稱南國薦紳如周約翁王石翁諸公視同鄉情禮兼施人已兩得僕蓋慕之而未逮焉然不敢不勉自鞭策求副獎借之意也撫臺樹楔高門蓋酬賢勞之萬一雖丈不爲望報而主司表揚善類諒當如此書郵中卽當道尊旨耳使還率此布謝餘懷百不及一尚圖嗣布

荅沈座師

使至辱書幣之況發函伏讀不任浣慰至人出世

之學非獨爲患苦而設顧能留意卽一切世緣如空華在眼自不足挂之靈臺間矣吾師真性恬愉本與道合繇此竿頭進步古人佳處知不難到也雅製以示一二識者靡不賞音蓋詩以興寄爲宗而世類求之才學間故去之彌遠此編出學者得指南矣辱諭爲序所不敢辭第使者戒行甚迫不能待容脫稿卽覓便奉寄未間惟尊生自厚以副瞻依

荅石京兆

承手尺具審南都雨雪以時麥秋可望疲毗有更
生之漸矣明臺勞來鎮靜殫竭心力宜其所致乃
爾人心晏謐江山風物足助吟嘯計燕寢生香雅
歌投壺日有餘樂何慰如之鄙薄辱在下風仰庇
方切顧恐鋒車之名在旦晚間不能久爲豐鎬留
耳使還草草覆晨風北指時示德音幸甚

荅王福州

丈手書已領令弟至問知且蒞任矣甚慰甚慰劉
忠宣公轉官時恨不得親民力求補外以行文意
亦猶此耳第古之人不分靜喧爲二念世出世間
爲兩條蓋具五力者向三界中作如意事入魔王
宮爲魔王侶況臨民實用朝施而夕被其澤者耶
幸丈勉之夏經歷行草勒奉訊夏爲舊句容亦知
向往者敢附具之不盡

荅陳尚敬

榮轉屬忽劇未及展賀煩書尺遠至彌深感怍兵
餉二事也而寔相通以長才遠識如足下有餘於
此而顧不足於彼者乎頃黃侍御疏請儲樞筦之

所賞齋 卷十三 九
臣一節謂必由兵曹而邊道由邊道而撫院由撫院而樞筦乃得緒練精熟而與嘗試滂爲者別鄙意甚然之當事者於足下蓋亦此意耳使還草草謝復諸不能百一統容嗣布不一

與史彰德

使旋曾以數行上復計徹覽矣頃杞人劉悟性不遠千里過訪今歸取道貴治令之晉謁悟性在留都時門下曾以大篇贈之年來以事母故何肉周妻一隨俗尚而學道之念無異疇昔門下退食之不次

荅陳乾室

愁山往雷陽曹溪非其地也作一書與天湖丈求其照拂計必能加意耳古之善知識多罹困阨道力彌堅愁山此往亦諸佛欲以萬里之行調伏之當不爲怨尤也晤間爲道意幸甚餘不盡

荅史觀察

都門瞻奉甚慰契濶頃拜教賜溫詞獎借溢於言表益非僕所敢當矣感愧感愧門下千載名家一旦乃有以睚眦之微薄骨肉之訟者有識自能辨之其奚能爲惟門下雅度一意兼容古所謂安于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者如何使還草草占復并謝諸容嗣布不盡

荅馮司成

伏承教賜知門下再入成均秉教鐸矣以留都風物之嘉兼多士服習之素皆門下所樂就者聞之

不任浣慰國庠衰涼昔賢所歎然得袁山甫而興得韓公而不落莫亦存乎其人耳門下卽甦憩賢關然所爲財成鼓舞必有聳然改觀易聽者都人士首先被之又僕之幸也使還草勒謝復未間惟倍加保練以副眷倚不宣

荅喬給諫

昨舍親還領誥勅并手書知勞神用多矣感甚感甚選司聞君具一書託見樸兄轉致之務求不誤正月題請爲妙西陲幸卽蕩平倭患尚不可測然

此非所急也國是搖搖人心不美此國之大患顧不知收拾挽回之當自何處著手耳都門汨沒日思故鄉之遊歸來倏忽半歲其爲擾擾乃倍都門時人生欲求適意豈易得哉二月中準擬北發晤言不遠遣書不敢多及

士許座師

奉違顏色幾易日月矣旣乖王喬越竟之送又乏趙至山陽之駕師之遇弟子何其厚弟子之事師抑何薄也卽大雅之度不加督過自覺無所比數

於人理矣伏聞吾師得謝歸榮里舍揮金班荆道舊綠野香山之致儼然在望可勝浣慰竊念古大臣之去國者間嘗有之大都取辭榮激貪爲世名高已耳吾師和平惇大地負海涵平居坦夷不見涯涘至于大義所係不難危言悟主計先國本而後其身憂在邊陲而忘其去大節凜然朝野與歎非獨門墻之士能言其盛而已某淺薄辱吾師知遇希文大科之薦鮑叔國士之知蓋侷兼焉古稱知己重於感恩言兩得之難也夙夜皇皇靡所

稱塞是懼惟種學績行冀異日鉛刀一割庶幾上不累知人之明而下可自脫於凡陋此某之所用爲報也而淺才下質自奮不前不知吾師何以策之附具不腆聊見區區諸生薄有問訊并贈言一帙統希麾入嚴寒時進匕箸以副瞻依不任惓切

荅顧中丞

辱手書并大疏讀之不勝快望何門下審於事而辯於詞若此也前此僕竊料東事屢爲人言而大疏靡不一一懸合又自幸其億中矣封貢先朝舊

事可鏡但人言嗷嗷衆而難犯假虛名以縻之至舉朝合力以爭若許以入貢將愈益焚焚矣門下毀譽得喪捐之度外而精爲國謀非奇男子不能然文中子不云乎安身者所以安天下也惟酌彼已之中處之取無僨謀無召鬧足矣使還草勒謝教未間惟強飾自愛

與姚鳳麓

客歲還故棲辱雅眷深至感慰不可言頃却掃抄觀當復深入圓明盡蠲法縛此非百劫千生種有

夙根何能一旦臻此僕大事未明乃汨沒風塵莫
自解脫回憶蒼崖燕磯之上把臂論心歡言酌酒
可復得哉言之太息南都風雅坐檢括乏人日就
散佚得門下彙粹成編遂令一方文獻有徵非獨
豔稱秬林而已倘未入刻幸寄示藁本僕願爲門
下傳焉諸惟爲道自重

荅張準齋

自南都一望顏色馳仰不忘顧未以片言奉候自
明其耿耿也使至辱手尺拳拳所以垂念者甚厚

且獎借踰溢彌增愧感昨歲以職事課讀禁中念
主上高拱深嚴之中所奔走給事者獨宦豎輩
耳倘少能啓發令知所嚮往卽涓埃之念可藉手
自效因取古宦者行事日指示之亦頗有樂聽者
昨稍葺成書編摹未就得大疏讀之知有貂璫史
鑑上獻甚矣門下之得我心也以此甚思一見其
書而不得承瑤函遠至且展且讀何快如之僕已
改直起居注前事未竟託敝寮終之得來刻卽可
就此敷衍不必更摻討矣大學說獨抒胸臆足破

支離之敝不任敬服使還草勒謝教未間惟若時
保愛以副遠想不宣

與何巡臺

敝縣日照者濱海陋地也曩苦凶歲民半流亡遺
田久荒不治顧額糧未有減也頃得縣父母前張
今杜加意勞來民乃復業張墾田莊百四十三所
杜復增四十八所土地漸闢人烟日湊令海方小
邑更覩庶矣之俗真良師帥力也第此業名之官
莊暫令入穀未與縣民一體輸納不獨土著賦重

難勝卽新至者籍無編名未有固志似非長計明
公雅以民瘼爲急敢以僭聞倘郡有申文幸一允
行之敝邑士民當世世載德非獨一時之感而已
高車東指屬小疾未能面罄托敝同年喬君轉致
未知徹聰聽否風便附此申告干冒清嚴臨楮悚
仄

荅柯學臺

客歲不揆以竿牘自通甚愧率略顧蒙辱賜報言
獎借踰溢非不佞某所敢承也捧讀刻卷言人人

殊總之雅淳清妙不詭於正爲之歎服蓋文敝久矣後生小子未暇窮經晰理輒取古文奇字鱗次爲文因之取上第者纍纍而是當事者至奉 詔條三令五申之不能止也門下歲比旣以此殿最之而又明示之鵠如此士習其有瘳乎昔歐陽子痛排軋茁之陋時得士如曾蘇而物論譁然未能遽服蓋久之而慶曆之文追還古始誰之力也惟門下堅持之而已夜氣二字孟子發千古之所未發此真前人所云夢覺關也門下於此提撕可謂得其肯綮蓋知此卽爲知存此卽爲致非有二理所從言之異耳僕性寡昧卽師友漸摩最深且久而欲策高足一涉道津未之能焉門下其不鄙而教之至望未間惟爲斯文自重不宣

荅方伯雨

一別未能嗣音乃此心無日不東南馳也詩言徧爲爾德在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嗇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爲我有者

古人所以貴知味也幸吾子勉之見泉文事鄙心
自切顧當事雅未相聞俟另圖之以報草草不盡

與李學憲

門下曩弭節舊都時自朋游講聞高誼雖未能樞
趨請益而心嚮往之非一日矣迨門下以文章主
盟區宇聲實巋然邇遐傾注蓋昔而郎潛今也豹
變大丈夫得時而駕其風華照映彪炳卓越如此
乃僕得與編氓齒于部內顧不敢以竿牘一道其
區區瞻跂謂何頃兒輩就試冀收之藥籠以方洩

渤之儲此本懷也詎意門下嘉獎而優錄之題評
鄭重踰溢涯分感忤交并言曷以喻竊念凡乘在
塗孫陽一盼卽聲價爲增而責之過都歷塊未之
能也異日者恐鞭策不前以竟爲知人之累則僕
懼彌大耳門下何以終教之晨風東指聊繫片言
一鳴謝悃未間惟爲斯文自厚以副馳仰不宣

答李戶部

丈克已奉公盡心職業乃謗議橫生紛紛不已其
故由丈所言縉紳及子弟親戚冀優免而不得也

怨尤既深不論虛實肆爲誣詆聽者不察羣然和之誰復覈其真哉昨一二知厚皆欲僕作書奉勸稍稍從寬而手教適至甚幸聞文涖事半年所入已大溢額外倘滿歲于常額倍而又蕝不止也如此則在前者既暴其非處後者亦難爲繼察友之中不勝其憾矣況自今又以丈所入爲正課有不檢者於正課之外復營私橐則貽害商民無已時也此非丈本心顧勢有必至謂非作備于丈不可矣往者勿論自是更願一意弛以便民蓋國初原無鈔關後之增設不得已而濟匱非其正也往楊止菴公在滸墅半歲以後正課旣盈恣商往來不復權稅一時頌聲滿于吳中此僕所親見也幸丈法之僕非敢隨俗悠悠以議賢者亦論其理如是耳唯照察不盡

答鄧孺孝

承示易詮知是下之留意此道何其至也所纂校前加密第以鄙意還從古本爲當易自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文詞

連屬難附卦爻者乃仍其舊遂至破碎支離不成
文理使後世不復見古文者二人之過也足下堅
持往見而無與俗同幸甚周易義海僕有之卽凡
例中所謂房氏書也向爲人取去未還純甫易億
留於家唯石澗易說二冊附往近以史事得盡窺
石渠之藏知宋人經解甚多恨無力傳寫爲足下
助也宣聖蓋晚而學易此書之作欲傳無窮不妨
從容數歲而出貴於不可易耳序引決不敢辭俟
獻歲脫稿另上草草復不盡

與陳晦伯

不佞結髮時從事鉛槧卽聞明公盛名博聞好古
者也頃與二三同志論列海內文學之士靡不以
明公爲稱首每讀所撰著竊有以得於心夫其文
理貫綜叙致雅暢經疑證隱語類摭奇收百代之
闕文采千載之遺韻頓挫萬彙囊括九圍非曠代
之通材孰與於此不佞注望結心良非一日而幸
相如之同時阻魏昭之自近川塗緜邈我勞如何
頃被璽書肇脩國史乃人與世寒材不任稱竊自

愧之昔晉資秘本於張華梁定官書於任昉古今
學士以爲美談惟門下識洞雞碑學兼牛乘方之
前哲未足多讓諸所收藏采葺有涉國典朝章人
材世故者能悉傾困教之否司李程君僕之親友
也輒以鄙懷託之代請倘蒙惠然許錄其副將一
代鉅典寔有裨焉非獨不佞藉以擊蒙愈疾而已
惟門下其圖之

不效答光太康

以文爲人猶不爲世所容甚矣涉世之難也顧丈
不唯不以爲尤而以自進其學譬之根芟着地雨
露霜雪靡非成我之資耳程子曰學至於不尤人
學之至也何幸於吾丈見之別諭三間字丈雖不
言其聲如雷矣龍江者猶欲着語則揣摩虛空者
耳如何如何使還附復并謝餘惟爲道自愛

答張侍御

都門一再披接雖未罄款談而高雅幸略闕其一
斑矣使至尊損誨函所以開示之良厚讀之不任
感慰國家九邊皆屬重地而宣雲密邇畿輔尤稱

要害自虜款以來或闖入襍居驅之不能留之不可識者抱辛有之歎乃當事者往往奉法循理取營目前自非度外之士靡能消來釁收長策也門下才名燁燁一時 聖明軫念時艱特假節鉞澄清之計輜軒所至必有竦然改觀易聽者瞻矚風猶可勝歎仰使還草勒布謝冗次不能百一統惟垂亮不宣

答傅太史

一別忽易歲時雖日懷高雅未能以竿牘一訊近

況耿耿如何承損良書知種學績行日有勝進可勝浣慰吾儕未第多爲博士業所困及脫此累則世務嬰懷難復厝意所謂時過而學自古難之如弟輩是已丈以妙齡穎出殫精學殖以需大受其疇能踰之先輩如鄭端簡黃宮詹皆留意國朝典制語有用之學者必歸之其視閒汎詩文真土苴耳世顧多務華而去實則識不足也丈以爲如何使還草勒附復晨風北指時惠教言爲望餘不盡

答張太學

斤賞齋
卷一
前兩得手書具感垂念周公建坊事雖托張簿辭
之還煩吾丈一行蓋他人不能言其曲折耳僕雖
不肖然不能益於鄉人亦豈敢累鄉人乎此不敢
當者一也地方旱荒之餘有一金可活一人乃以
此不貲費之無用此不敢當者二也古人不朽自
有所在僕能勉強樹立異日或能彰一時相成之
美敢徒以建造頓煩民力此不敢當者三也幸以
此力言之縱工作已興必求罷免爲望吾丈織造
事近復何如相見間亦不妨自言蓋無損公家而

小補生事亦明達所可從也餘小价能口之不具
陳

答馬肥城

自附世講以來未皇沃聞雅教第得大製讀之閱
偉蹕絕知其拔足風塵之表非世人也肥城爲齊
巖邑風土雄奇而文以儒雅飾吏治風裁峻整頓
令廩廩德讓還於舊觀何盛如之鈐齋吏合百務
蝟集卽廣度淹通拮据無暇乃辱存錄之厚拊慰
三復區區愧謝非言可喻未間惟爲民自厚以副

遠想不宣

答周京兆

頃因開館晨入暮歸無寸晷之暇尚未能專啓奉
謝兒輩北征更辱明公津遣之尤心感也留京亢
旱異常厯明公焦勞厝置至請移工曹當入者賑
之可謂曲盡心力矣晤主者喬君謂明公在臺時
建白力以那移爲不可今覩此疏甚有難色言之
再三始從其半則僕之縣薄不能爲桑梓出力以
分明公之憂可恨也事可權宜處分不俟上請者
修復稍暇容專布不盡

與王江浦

一別因循未皇占訊頃小僮至自秣陵傳門下曲
賜存問且辱臨先塋以生芻奠焉父老生悲松楸
增色古以式閭表墓爲政之美談蓋非名賢莫副
異典而以加之寒陋之衰門誠不知所以堪之也
弟匏繫遠方日虞樵牧不禁爲丘隴憂嗣是寵靈
所被人自知戢豈獨弟之戴德將先大父而下寔

拜明賜敢肅啓命兒尊生專詣門屏一鳴謝悃兒輩疎鹵未閑禮節更望有以教督之幸甚餘惟爲民自重以前徵拜不宣

答陳兵憲

相別歲餘無能以片言奉訊愧愧東夷跳梁海外於中國未以一矢相加遺也而渡遼之師守邊之卒自爲紛紛如此不知倭于西北決難以騁蓋馬步相懸水土不習外有風濤之阻內無接濟之人故三百年以來閩廣浙直時中其禍而一詣遼東

尺箠不返此可以觀矣今兩都警備費已不貲然倭固不至至亦無益於用也民貧財殫不自愛惜一旦有急何以待之頃風波生於朝堂干戈繫於脣朐家騁其私人思爲政僕以謂可憂者不在夷虜耳自惟疎直寡諧隱憂徒切思卷而懷之未知所出也足下何以教之諸不盡

答俞戶部

客歲過清源辱雅眷拳切感慰不可言賤眷舟行又蒙照拂之厚其不敢受餉則一路皆然不知通

家骨肉之愛不可例拘也言之但有感悚闕邸報
卽知狂生事蓋無恥耆利輩敢於犯分處處有之
今石楊二公皆洞燭其事聞昨大察時力爲丈分
明之又復何慮弟初入京同年兄弟尚有六七人
今遂至無一人聚散不常如此回憶舊游可勝惘
惘惟丈早至期以晤言消之耳冗劇不盡惟垂亮

答許中丞

頃拜書尺并大學述一編發函展讀如聞警欬感
慰可知格物之說焚焚久矣性本無物惟澄然廓

清而不以忿懣好樂憂患敖惰溷之則德明而至
善可止修齊治平一齊可了蓋聖賢之學得其一
萬事畢非如後儒之支離零星補綴得此而失彼
之比也門下頃爲國家肩巨任重令八閩喁喁嚮
治無一窮檐蔀屋不耀於堯明不佞方執此以觀
格物之實焉又不獨以楮筆發明經傳之奧而已
承諭倡明聯屬甚愧未達然不敢不勉也使還草
勒謝復未間惟爲道自重不宣

答方僉憲

晤中丞公卽達尊札曾揭二君當可望也黔國事
李意甚不謂然蓋此地本其先人力戰所得 聖
祖卽藉以彈壓其衆二百餘年羈縻夷漢皆其力
也書生無識日思侵削之尋至沐氏輕人心解向
之爭體面者盡掉臂去然如國事何往者二司欲
自尊盡改其數百年體勢違今郡縣皆起而凌之
此何理也聞向日土官應襲者皆教養於沐氏異
時承襲自有臂指相使之勢恩威兼攝此妙機也
而撫臣必欲散遣之今已不可復矣此輩淺識非
爲國深謀於滇中可語者幸以告之然此非獨李
意也餘不盡

與魯菴

一別不覺三易歲朔日月如流未能一脩法席之
問愧罪不可言鄙薄繫戀浮名久而未舍頃獲一
第回憶脩業廿年在上刹者強半中間調護備至
有骨肉所不能及者僕方爲時疎棄而師雅眷有
加無替乃知道在世外良非虛語恨緜力未能爲
報耳小佞南還特令一候起居餘懷種種未能悉

布未間惟爲法自重

答張叔廣

承損手書拳拳啓函伏讀可勝感慰文文學治行卓然一時顧人情不美好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聞者不察輕相附和何其甚也幸丈安意以處之蓋緩之公心自出激之翻以爲懟往往而然不獨一事也世路險巇孟門太行豈云其比乃器識如丈祇足爲砥厲資耳草草附復不盡

與夏雲峰

嚴寒伏惟起居無恙往辱左顧匆遽中輒爾分袂念之悵然足下以醇茂之德樹吾道金湯卽古人復生自當心服留都多士如林顧以雅言矩步相高知有向上一着者十鮮一二得長者儼然臨之暮氣之惰煥然一新何幸後生輩見此偉人也足下春秋日盛所學惟減損爲佳古人云省力處是得力處此要語也幸念之屬匏繫不能方舟報謁遣小僮一布區區願言自愛

答殷玄洲

承手尺知垂念甚厚感切感切 主上軫念畿服
破格從京兆公之請僕少慙憑於其間遽敢貪天
功爲已力耶言之含愧邸報中論東南旱荒者無
虛日不知近作何狀自賤眷抵都門食指甚繁頗
難爲力因思故鄉親友必有倍蓰此者念之甚難
爲懷也草草布復不盡欲言惟亮之

與王方翁

小价回得翁春秋二書伏讀累日不任歎服近日
士習務華鮮實高者剽掠詞人涕唾以相矜嚴不

復知有經學矣史稱徐偉長欲損世之有餘益俗
之不足思闡弘大義敷散道教時人美麗之文都
廢不作翁之用意豈異此也諸大撰卽宜流行俾
後生知此一脉何盛如之聞荆川先生言元人經
解佳者甚多鄴架有所收藏并一切書目望見示
但欲知其名目卷數不必見書也冗次草草諸容
嗣布不盡

答陳侍御

承委撰次尊甫志銘屬冗劇無暇追琢其辭以闡

揚盛美之百一顧有子如公紆未究之用樹無窮之烈自有實際不在區區文字間也知仲春已襄大事宿草幾青矣雖大孝之慕終身不廢而順變節哀禮則有經唯若時保練以慰存歿幸甚使還草勒占復東瞻海岱曷勝依依

答繆別駕

都門極承雅教雖淺薄未卽領會而窺足下微旨若惟恐僕不與聞者何愛我厚也一別未能嗣音方切馳遡荷書況遠及感慰可知南北風氣雖時

不相習然稍久自安之矣幸勿爲他念古之高真旌陽勾漏輩多涉仕塗豈以爲華顧假以積功累行耳足下其謂之何使還草草謝復兒輩南還來書卽轉致之容脩謝不盡

答江永寧

承教尺下逮深感相念永寧雖小邑而雜漢夷包邊腹經濟之大政具焉顧其要不在兵食在人心而已近世不肯加意民瘼至毆中國而夷之如板升之類皆是也夷雖豺狼非華人嚮導接濟未有

能入者藉令郡縣得人輕徭薄賦彼自樂歸之不
暇又安肯以其身爲夷狄用乎漢沿邊不設將領
但倚辦於守令而足然安邊禦夷之大本盡於丈
拊循休息之一言矣惟勉之草草謝復相去不遠
因風時惠德音不盡

與張叔廣

昨承手書遠及甚荷拳拳子喬遠訪有千里命駕
之風退食之餘與之輕裘緩帶歷扣泉石旅中一
快也弟錄錄京塵自覺可厭故山時入夢寐又未
能卽遂柰何新刻一部附往所冀厚自持以須新
拜不盡

答錢太學

令親張君至拜書感慰不可言國史肇脩爲方今
一大事顧令寡陋如僕者濫竽其間非其任矣承
見諭種種皆大有關涉卽以告之總裁公蒐討收
入外有載籍可資采擇者更望一二見示鄭端簡
公最名通今其家國朝典故之書必多丈一爲轉
問其目僕自托人就其家傳寫之聞雲村先生有

革朝志十卷乞轉借一抄至望作者苦心本欲傳
信收入國史亦自其所樂也如何

答周翰檢

一別無繇更望顏色馳懷可知手尺遠至拳拳以
學問爲急令人歎服第所言參求者以性未易知
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隨事體察之謂也知性則
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
檢點卽自以爲當只落世儒義襲窠臼而於道愈
遠矣孟子言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蓋人生種種不

離倫物二字於此種種中加意著察久之一旦豁
然槩柄在我信手拈來無非仁義所謂由仁義行
也若不能明察傍前人格式做去所謂行仁義者
耳行仁義與由仁義行真僞聖凡之路實判於此
不可不慎也按院疏一到第卽言於秩宗云舊無
此例蓋會典條例中已說定士大夫之家不得槩
行旌表此亦無可奈何然此疏收入正史自垂不
朽其爲旌更大矣草草附此時事日新第求去而
未卽得也奈何諸惟爲道自愛

答劉翰編

一別忽忽再易寒暑矣丈雅欲以數年林居為奉親學道計書來果爾丈夙懷得矣如同心日遠何丈天賦高朗稍加仰鑽汗寤殊易大件明了却以其餘力游意朝章國典以需異日隙陰奔馬理無返轡蓋弟自苦後時乃不惜拳拳耳夏初甫入都經歲間往來如織南中日苦應接無寸晷暇又無一片靜地可稍自憩因勉強以前然甚非本懷也金馬浮湛聊以避世乃世復不容則有投効去耳

同館兄弟得一二人為時宣力即足為慰始不必已出也丈以為如何使還州勒附謝冗劇不能百一知能得之言意外也未間惟強飯自愛

答金生

得手書知近履佳勝殊慰懸懸奉親之餘得壹意讀書不獨可恢遠業而精神專固即具攝生之理惟無迂其言而見聽焉幸甚僕歸杜門謝客日以墳籍自娛差不落莫獨婚嫁逼人未易撥遣然只得量力為之所謂水到渠成亦難逆慮也使還草

草謝復諸惟原亮不備

答王方翁

罪戾之餘未能上訊起居顧辱手書拳拳所爲開
論之良厚某卽懦夫能無感省門下耆頤之年不
廢著作乃言非衛道不發於筆端韓子所稱其書
滿家又不足云矣惟以墨本見示俾小子一錄其
副將開蒙愈疾重有賴焉望之望之初歸應酬勞
沓尚阻參承溽暑將屆伏冀倍加崇護以慰瞻依
幸甚

答李子大

子野至得手書夔夔且詢知近履平善爲慰書辭
多鬱悒語當屬一時情境使然顧闕陷世界安能
圓滿如意儻因此自增一重迷網則生平學力都
無用處矣光陰如隙駒安得獨持慧劍不知剗裁
也無緣言面往此以當一笑

與郭和州

頃負疴屏居卽相望伊邇無從接奉而區區祈向
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歲杪至以教賜先之感悚

之懷詎可云喻和為 聖祖開天之地天門華陽
擅名南服門下以豈弟君子臨之政成人懷緩帶
之餘持一觴以酌江月何遜古人僕即不獲陪後
車之遊而沾漑餘波敢忘所自家僮北征代申起
居之問未間伏惟厚自持以需簡名不宣

答李戶部

客歲得手教遠及甚荷文之操持與材力始目所
鮮覩而猶然挂於計典雖高識曠度不以爲介而
有人才之責者有餘愧矣若僕以淺薄塵點清班

以望四至得此固宜又不敢藉口於文以自解也
頃巖居川觀差足送日但相去之遠無繇時聞老
先生動定日切耿耿前歲以小啓托趙令君轉達
亦不知曾徹覽否去人立索報書不能專啓因寢
門問膳之餘一道區區幸甚諸不盡

答張任宇

文敷歷數載乃有此轉然穩步康莊何論蚤暮彼
求速化而躋者欲巧而得拙者也第事本末付之
公論文入朝自當得之歸途非印石宇肩二丈之

力寸步莫致顧通書貴人非第之事矣文晤間爲
第一謝之諸不能悉統惟垂照

答江中丞

僕之於明公也嚮往不薄乃明公之讀禮也不能
以一言唁而成功也又不能以一言賀蓋病廢以
來一切謝絕不可於人理比數矣明公猶損手札
諄諄教之誠不知其何以堪也國朝文儒鬱有武
功者莫盛於陽明先生其奉命處分岑猛也而因
以成斷藤八寨之績談者偉之明公與陽明先生

同浙產奉命以定播而因以平負固之洞蠻又適
與之同蓋世有一番擾攘必生一異才以定之惟
材生世世必需材自古記之矣陽明當日雖得封
拜讒忌紛紛久而後定明公賞不酬勞公論爲鬱
然尺蠖之屈正以爲雲蒸龍變之地而不足爲介
然也僕迂直信書以爲介在下寮而講讀納忠亦
自其分不意以此賈罪於當路雖知者或諒僕之
無他而亦可以觀拙者之效矣尚能奉明公之驅
策而欲少有立於時也邪伏讀獎借之詞但有感

愧使還草草附復并謝誨函之辱諸惟厚自攝以副倚毗不宣

答朱孝廉

辱專使以教尺存之書中獎飾甚至深愧不敢當僕雅自檢柙內省無他過端抵以虛名過實爲同事所不喜頃歸故栖盡謝賓客開學圃亭於隙地灌園自給庶幾可免矣而足下猶然稱許之不置非所欲聞也時事芬芬爲聖哲所馳騫不足之日而以泄泄當之可爲太息冀公等他日自能任之僕復何言草草謝復諸惟力學以就遠業不備

答劉孝甫

歲月冉冉方自含愧荷足下記注以教賜寵之彌增感悚尊體何以不佳吾人四十以來便當倍加保嗇萬事以身爲本不可不慎重也草草附此謝諸容專候不一

答吳太史

丈位望方著當羽儀中朝令弟輩安林藪之游而乃蹇爲歸計何邪雙樓賦文藻渤發足令山川生

氣丈之學力川至雲增卽此可卜曷勝歎服弟歸
雖苦貧乏然曲肱飲水亦差有味自此于已分稍
有得力處非 上何以成之含戴 主恩至於沒
齒而已淮海集并領諸不盡

答鄒爾瞻

讀兄手述尊嫂狀爲之悽惻弟學道數十年未出
見解窠臼憤然思一切抹殺以冀所謂歸根復命
者坐此應酬之作久爲謝去然兄所委則不敢辭
蓋欲以明 主上之寬仁而發忠臣心事之一二
非應酬比也但不知可吾兄意否來況敬拜白沙
先生手翰映幣附璧諸惟亮在不一

答樂禮部

居官以明習國朝典制爲要衙門一切條例旣能
洞曉臨事斟酌行之滑胥自無所措其手矣此外
治經第一詩文次之僕少日觀易只是求之語言
文字間殊爲憤憤頃潛心玩味乃知真爲禠身涉
世之妙道始無一字虛設者甚恨學之晚也疏解
所見甚多吳草廬纂言石澗易說與近日熊南沙

象旨决錄皆不可不看李鼎祚集解李彥平義海撮要皆可備看足下以文名家自其能事若游意經史當更爲有本之學子美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有志者政不欲擅場於時流也草草附復知不罪餘惟以時自重不一

答高別駕

承手尺知從玉山之任免却過家一番勞費甚善別乘爲郡佐無地方專責惟善處僚友爲要然以足下謹敕而謙抑自不待丁寧也金華宋元間多

名儒敝鄉趙公爲郡時刻有正學編具載其人今其遺風尚有存否金仁山名履祥者著作甚多幸覓其書見寄至望衣葛花木并領惠使還附謝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遠至具悉近況感慰無量吾輩名有學力者其所得不出情量中事自非咽喉下刀無究竟處顧未知懸崖撒手政在何日耳齒髮半凋歲月不待讀來教彌增愴然先公集序已爲取得寄上

使還草草附復并謝誨函之辱諸惟爲道自愛
與劉司空

國家漕爲甚重亦爲甚難門下當黃河改流之日
獨能不動聲色而成功宴然僕謂兩語庶幾近之
以門下洞達而能盡下覈實而人不能欺故耳推
廕一事尤爲膾炙人口比部戴君徵僕文以賀非
謂僕之能言以僕能不爲虛言也如何如何諸惟
爲國自重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益稔進脩之力昔劉歆參道專至感神人
語之云君心力精猛必破死生學不能破死生縱
極玄奧皆分外事也老丈於此事白首一節可謂
精猛矣而顧云云特言此以誘教弟耳然不敢不
共相勉也草草附復并謝伏暑尚驕萬惟自愛

答丁以舒

頃聞足下文雅好事秀出一時而莫繇瞻奉辱損
手書并雅況種種對之感忤尺牘在諸體爲小而
其用則大究觀來刻片語間文義錯綜如團扇短

屏居然有萬里之勢真李營丘筆也以足下之材
美自可到古人佳處僕老嬾病廢祇有健羨而已
使還草草附謝諸容嗣布不盡

與李儀部

薊門一再披奉然梧竹之姿一交臂而失未能相
款曲也僕樸遯細謹雖材不逮人而決不敢踰軼
爲行已之玷徒以虛名過實下召疾於同曹而木
彊履方上不能曲媚於時宰偶科場之役爲主
上越次點用兩人者遂合謀傾之科臣受其指嗾

不復加察尋見僕辯疏始知分經校閱故事而彼
所摘非僕取中之人卽向令師痛自悔恨而業無
及矣當時行道之人爲僕憤激冠髮爲指薦紳中
乃絕無一相暴白者甚且不齒之人搖脣攘臂若
赴仇敵以悅當事者往往有之頃之冰山旣頽戎
首尚在給事楊某猶假條陳以詆僕楊僕之同籍
厚善者豈不知僕之爲人而前事絕無影響哉名
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誠擇所集於枯與苑之間
而他何卹焉僕始絕意謂世無復有君子者矣迨

部覆一上疏末一段言言當實不激不隨一時傳
觀紙爲之敝問之知爲門下筆也嗟乎僕則何以
得此於門下哉夫僕至不類固主上論思侍從
之臣也一旦爲羣小擠排顛倒黑白竟泯泯焉同
於窮鄉編戶冤抑不伸者竊爲明時恥之得門下
而士知清議朝有指南自是媚權賊善者皆可藉
末議而關其口僕卽沒齒林壑亦復何憾相去甚
遙未由聞問莊生純夫之便卒卒附言略明下悃
空言非以爲報不盡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四

序

詩名物疏序

孔子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已論語於書禮不數
數獨詩至十二舉而不以爲煩豈非可與言者之
難哉當時學詩者惟子貢子夏爲聖人所深取二
子之言詩以世儒觀之如收經而引其足也不知
書禮意盡於言而詩不盡於言二子於其虛圓微
妙不可控搏者而以意逆之明乎非世儒所可幾

矣夫詩有實有虛虛者其宗趣也而以穿鑿實之實者其名物也而以孤陋虛之欲通經學古以遊聖人之樊豈可得哉詩自毛鄭上下其凡六家半軼不傳今立於學宮者其解詩皆解他書之法也旣非風人之趣若夫草木鳥獸諸名物之類非援據不明非參伍不覈顧往往置而不言則比興之義微矣陸璣作疏良有意於此鄭樵氏以支離目之迨自爲昆蟲草木略也謂以儒生而識田野之物農圃而兼詩書之理可無餘憾矣然僅僅三百

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語焉而不詳亦奚取焉海虞馮君復京童習是經久而有得取疏略而廣之綴集昔聞參以新義自鳥獸草木而外如象緯堪輿居食被服音樂兵戎名見於經者種種具焉足以補陸鄭之遺而起其廢疾至詩人之意則存而不論俟讀者虛心而自得之此於孔門之言詩不庶幾近之也哉近世竺乾之學其徒有教有宗教可以義詮而宗不可語解竊謂詩之可悟而不可傳也蓋與宗門同風然則君之此編其可釋者釋之

學者所知也不可釋者闕之學者所未易知也

毛詩古音攷序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
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
修著書始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
詩嘗深疑之迨見卷軸寢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
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
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
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

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
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
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
明也噫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
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
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爲
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爲津筏
而簡陋自安者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蓋余

嘗言季立有三異而或者之言不與焉身為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鉞鉢蕭疎野衲不若一異也周遊萬里不可羈縲而辭受硜硜不以秋豪自緇二異也貫穿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博矣而語字畫聲音至與繭絲牛毛爭其猥細三異也若夫為今詩從今韻以古韻讀古詩所謂各得其所耳奚異焉余既以解或者爰次其語於簡端俾世得君為人之大略云

春秋左翼序

左氏之用不盡于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左氏彼其事判于數世之後而幾隱于數世之前或以一事基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算失而外以猖或微釁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迴環映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疎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七十二君之行事通為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于其無所主名者則強為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

之說以盡其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以爲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爲春秋用也余每歎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爲章句小儒割裂破碎皆始于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旣已獨詣其深而苦學者算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從其事使開卷了然無俟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法目擊而存以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爲變司馬法之鈎聯蟠踞者而爲直截簡

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余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螿弧抑亦春秋之墨守也歟

宗儒語略序

南臯鄒子還廬陵郡多士往稟學焉南臯子討論之暇采先儒語之發明心要者彙次成編名曰宗儒語略余讀之未嘗不挾策而歎也夫學必有宗如射之的也儀的在前持弓以赴之蔑不中者不知其的將貿貿然用力彌勤而命中彌遠的者何

吾之初心是已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手任行不以足探物此豈待於外索哉譬之魚鳥至渺小耳而飛雲泳川不借之人力何者道自足也不知其足猥以見聞智故益之矜飾於仁義而雕績其毛彩苟以譁衆市聲可也何道之與有傳曰言有宗事有君故知心爲君則矜綴脩爲妄自外襲者皆臣妾也知見心爲宗則擬議識知多而迷始者皆支裔也古之明此者不少矣而六先生爲尤著能繇此而學之思過半矣或曰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學之爲余曰不然木有火而不鑽則不然地有水而不浚則不達六先生之言相人以鑽之浚之者也而非能奉水火以益人者也書若干卷余小子題其卷首

國朝從祀四先生要語序

君子之學知性而已性無不備知其性而率之以動斯仁義出焉仁義者性有之而非其所有也性之不知而取古人之陳跡依倣形似以炫世俗之耳目顧其於性則已離矣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蓋由仁義行者性之所之無入不得而行仁義者以己合彼卽劬勞刻畫巧爲之摹而畔援欣美之私己不勝其憧憧矣此繇於倫物之明察與否而明與察則余之所謂知性也孔氏之教以是爲儀的而當時之徒已不能盡出於一蓋聞道者不時有而抱咫尺之義亦庶幾可以寡過如是而已漢唐宋以來學術有明若晦而莫盛於國朝河東薛先生寔始倡之雖學主復性而孤倡於久晦之餘其說猶鬱而未

暢至白沙陽明兩先生橫發直指孔孟之宗豁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弗可尚已不察者猶病其言靜也鄰於寂言知也疑於偏則未深考於孔孟之學故也孔廟從祀之議累代不決今上始采公卿之說斷然以薛陳王三先生入祀而敬齋胡先生亦獲與焉豈有感於知德之難而取其馴行亦足爲俗學之鍼砭也歟學者誠知性矣不患無行誼而知之未徹或至爲無忌憚之中庸此又司世教者之慮也祝君介卿學以新建爲鵠然謂二先

生語不可以弗廢并錄其要以示學者而屬余序之嗟乎學者誠得學之宗則四先生之言皆問津孔門者之先鞭也而胡能低昂之輒以是爲復不知亦有當於介卿否也

刻傳習錄序

國朝理學開於陽明先生當時法席盛行海內談學者無不稟爲模楷至今稱有聞者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旣沒傳者浸失其真或以知解自多而實際未詣或以放曠自恣而檢柙不脩或以良知爲

未盡而言寂言脩畫蛇添足嗚呼未實致其力而藉爲爭名挾勝之資者比比皆是今傳習錄具在學者試虛心讀之於今之學者爲異爲同居可見矣此不獨徵之庶民難於信從而反於良知必有不
不自安者楊侯爲冀州修政之暇思進厥士民於學而刻是編以嘉惠之語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自是四方之觀者以愛人驗侯而又以易使驗州人令先生之道大光於信都而一洗承學者之謬余之願也乃不揆而序以貽之

京學志序

高皇帝定鼎金陵投戈講秬首重教事方以吳紀
歲簡名名儒許存仁爲京學教授 御極之明年
卽以興學詔天下庠序彬彬達於四海而實自金
陵始也由洪武而來甫三百歲儒風士行日以浸
盛毘陵張君履正典教是邦謂金陵建首善爲天
下始 王言國典爲世法程而闕焉不載後則何
觀乃授簡諸生俾爲之志發凡起例業有端矣而
以遷秩去何君琪枝張君禮化至相與繼圖之而

志始成屬余稍稍刪潤之以傳余聞古者奠先師
於學而無廟蓋郡邑之有學羣子弟學道與秬於
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所自故有釋奠釋菜之禮
以著其不忘唐宋之世廟事孔子而無學則不知
所以事先師者爲何說而其失遠矣慶曆始詔舉
之而士不滿三百不得立學亦未能盡達於天下
然則由今之道而不失古之所爲惟 昭代爲然
多士試講於此編憲章 謨訓雍容詩禮瞻 廟
堂而駿奔俎豆之事備課士業而圖書射飲之用

悉非肆不居非典不敦卽節文度數未盡如古法而行可興也况其如。昭代之懿者哉昔老莊以聖智禮樂爲滑性命櫻人心之具彼誠見學者離性畔道而文之無以爲也若舜在深山之中木石鹿豕之與俱亦豈有詩書方策之觀簠簋鍾鼓之飾哉然舜得其與野人同者以爲聖而士嫻習禮文被服儒雅或不免爲老莊之所詘此可以知學已夫學不能知性非學也知性矣而不能通死生外禍福以成天下之務非知性也記言金陵俗毅

且美士清以邁重廉恥而薄榮進任質直而絕浮巧今土風良然學者能因其有相與學而明之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亦勉焉以從上之教化庶不虛師友相成之意而無媿於都人士也已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敢誦以爲多士勸

忠節錄序

嘗攷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

德意建祠冶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
祀之旌羣哲之義烈化兆人之肝膽脩二百年之
軼事挽千萬世之頽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
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
千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
祠宇慨然興歎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尚多有
之乃芟繁剔僞合爲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
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厲鈍者意深
遠矣以余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眎之而并

屬爲序余竊惟 高皇帝剪除兇殘鴻業未固必
得 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 國朝爲然漢
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籍第令如盈
如建成如德昭必無幸矣由此言之 文皇帝始
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
臣工人人楊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羣豈
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羣皆奔
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莫振究且貴富熏心廉
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

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寔有相成者哉余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銓次爲集家世寢遠書以不存余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爲不刊自是忠冤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卽幸逃於指視寧無忤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

忠孝者未必非此書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嘗輯貢舉考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皆有裨風教而此編爲尤著云

漢前將軍關公祠志序

古之舍生取義歿爲明神者多矣而漢前將軍關公最著公廟祀遍天下山陬海澨罔不庀飭而在解梁最著祠自元胡琦志之先後凡幾脩矣而今大京兆趙公最著京兆公與公同郡人少卽嚴事公宦轍所至必以志自隨每有見聞應時改定其

用意甚勤頃蒞金陵一見余出此本令相參校而
并屬爲序余固辭弗獲乃稍稍增損而緒正之分
爲八卷已定可繕寫漢末羣雄奮爭惟利是視士
不幸而出於其時能以義自立者鮮矣公獨能識
帝胄於草茅之中委身事之顛跌撼頓如水之崎
嶇委曲歷萬折而未嘗不東也嗚呼難已當是時
曹操以鬼蜮之姦不知禮義爲何物亦信公大節
有凜然不可奪者權與公爲仇雖智能害公而於
其歿不難以侯禮葬之此非精忠血誠有以深服

兩入之心而折其氣不能也嘗竊謂公之一歿稍
明大義者或可勉爲至於自始至終不以歿生利
害爲秋毫顧慮則公蓋篤於道者而史臣但稱公
以萬人敵爲國虎臣淺之乎知公矣公少出入兵
間雖嗜左氏春秋略皆上口其得從容學問當亦
無幾而乃能挺特自信動軌於義豈其勇烈忠奮
出於性而然歟抑亦聞而能踐其專壹砥世儒耳
學顧有獨至者歟公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
之內日在天以照萬方心在人以表丹誠丹誠者

信義也公之晰義如此五代王彥章嘗稱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言校公何啻土苴而持此猶能爲世忠臣況如公者其皎然與白日爭光復何疑哉公之赫赫不繫志之有亡蓋人之嚮往不足者非志無以寄也拜公祠而識其面目無不勃勃感動況讀是編而詳公之本末與世所以尊事之者卽姦佞媚嫉之夫有不踧然泚頰而易慮吾不信也夫世知慕公者衆京兆公獨能追其遺烈嚴而志之以風示來世京兆公於是不可及已

老子翼序

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爲談兵而作豈其佳兵善戰之言亦有以啓之歟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唯兵爲喜強而猶然以柔詘卽無之而不柔可知已柔者剛之對也道無不在而獨主柔而賓剛何居余曰老子非言柔也明無爲也柔非卽爲道而去無爲也近剛非外于道而去無爲也遠故自柔以求之而後無爲可幾也夫無之不能不有猶之柔之不能無剛也而建

之以常無有夫建之以常無有則世之仁義聖智
不至絕而棄之不止也是亦歸於舉一而廢百者
耳余曰老子非言無之無也明有之無也無之無
者是滅有以趨無者也其名爲斲斷有之無者是
卽有以證無者也其學爲歸根夫苟物之各歸其
根也雖芸芸并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虛守
靜之極也蓋學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卽道
見色而不見空故釋明色卽空得有而不得無故
老言有卽無誠知有之卽無也則爲無爲事無事

而爲與事舉不足以礙之斯又何棄絕之有故曰
老子明道之書也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
食無異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
其難入有談者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
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
之近儒而又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顧數年以
來觸塗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
蓋未嘗暫去於懷也頃歲困衡旣久浸以成疴偃
息之餘俄有獨寤乃喟然歎曰鄉也未嘗不非意

所賞齋 卷十四 十五
識而或思離識以求寂未嘗不貴無心而不知本
心之自無知慕清淨而不知無垢之非淨知有真
我而不知無物之非我皆談者有以誤之也自此
馳求意見了無朕兆而余亦幾爲無事人矣時友
人翟德孚好言老子間舉以訊余余以近見疏之
德漢未嘗不擊節也屬余章爲之解因取家藏老
子故暨道藏所收徧閱之凡六十有餘家富哉言
乎其中畔道離經之論雖往往有之而合者不少
矣吟言廻環繼以太息嗟乎老氏五千言或以爲

盡容成子書列子又以谷神不死爲黃帝書故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古之聖人可
以明道不必盡已出也況余之于斯秋毫之端萬
分未處一者乎於是輟不復作但取前人所疏手
自排纘爲一編而一二膚見附焉德孚亦方解陰
符未就也俟其成當竝出以示學者今姑序之藏
于家

莊子翼序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德之意而列御寇

楊朱亢倉楚莊周皆其徒也諸子惟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後人取莊子爲之者故太史公作列傳獨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所著關尹子雖高嬰兒蕊女等語明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爲非其真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僞者乃內篇斷斷乎非莊子不能作也然則老氏門人之書傳于世者唯莊子耳余旣輯老子翼若干卷復取莊子疏義閱之采其合者爲此書名之曰莊子翼老之

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諳諳然沸不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卽寓于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彼老莊者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孔孟之有於焉取其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彼禮樂仁義之云孔孟旣丁

寧之矣而吾復取而贅之則何爲乎此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固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爲有無轉上下爲妙微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不知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閔學者之失其性也而爲之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嘒嘒然同異之辨非余之所知也

刻考古博古二圖序

聖人制器尚象厥義深遠後世寢以不存鼎盤量銘間見于經而手不拊敦彝之器目不存蟲魚之書抑已久矣漢宣帝扶風鼎竇憲仲山甫鼎徐之遴荆楚諸古器斑斑史策中世未甚寶之唐初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乃有墨本猶未見圖鍾鼎款識於錄者宋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以爲書呂大臨考古圖出焉劉原甫歐陽永叔李公麟各爲傳錄以至晏惠開趙明誠董道黃伯思翟耆年王侁薛尚功紛紛論述而莫備于博古圖蓋宣和間盡人主之力極其蒐討窮山古塚破掘

始盡三代之器來獻者至六千餘數秦漢諸物非
殊特者不收何其富也是時博雅好古之士廣覽
經傳求其源委而人主復賞其識鑒味其議論以
爲一時之盛然第爲玩物喪志之資而于古制器
尚象者未嘗過而問焉未幾尚方所儲歷代重器
僅以給燔烹食戎馬豈不悲哉易曰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無形而器有象如犧
尊之重遲雖敦之智辨黃目之清明山罍之鎮靜
壺尊著尊之質樸使人指掌而意悟目擊而道存

皆有不言之教焉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
也以禮樂示之而已至若柱爵懲濫饗饗戒貪山
觚防湏觸事著警凡以成德而礪行抑其次也原
父謂禮家之制度小學之文字譜牒之謚系靡不
有資猶爲末務乃上不能契道下不以飭德而持
爲耳目之玩則宣和君臣之失也適足爲戒而已
二圖流播旣久臨移失真新安吳弘甫氏重刻之
以古玉圖附焉而屬余爲序余閱世之不原本始
而第以玩物爲也輒述所聞以遺之

而樂上元縣志序

上元古金陵自諸葛武侯稱為天府之國孫吳寔始都焉六朝嗣起文物勃興而規摹建立未離偏霸至我太祖高皇帝藉江左之力奄甸六合定鼎於斯雖一再世徙都北平而二京並建與豐鎬爭烈非復六朝之舊矣顧其因革盛衰之際載於典冊者自南徐州記丹陽記以下若景定建康志金陵新志各有所明入國朝陳太史魯南撰南畿志金陵世紀陳中丞宗之撰金陵人物志於邑

未有專述萬曆壬辰邑侯程公三省謂神州赤縣文獻甲天下而志獨闕如無以備攷覽存法誠也乃屬鄉先生李公登文學盛君敏耕陳君桂林攬眾說摭遺事芟繁取要而成此書若夫地理文學祠祀食貨兵衛與夫良吏名人忠義孝友高行隱佚儒林文苑靡不備載而列女方伎若事之不可吐棄者咸附焉總之為若干卷於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程侯將刻而傳之以余為都人與聞其事請叙於首簡余以謂先

王之政辨疆域程土方稽俗尚慎封守靡匪以適治而已顧興敗之繇其來以漸苟非早見而力挽之則莫之能救若是書所載其龜鏡也何者觀其戶口則由登而耗賦役則由省而繁財費則由縮而贏吏治則由良而窳人才則由實而虛物力則由富而貧民俗則由醇而薄降本流末何莫不然斯非爲人牧所宜加意邪宋元祐間伯淳先生爲邑簿如國史所紀稅均訟簡與夫脯龍池之神物折道傍之黏竿事甚微淺乃邑之人瞿然顧化俎

豆至今以余所覩記嘉靖中則程公燦恩施甚厚百姓歌之今志成復屬之侯蓋有造於是邦者先後五百年而皆出程氏何其盛也藉第令爲民父母者皆若而人卽國家豐鎬萬年之盛將永永是賴非獨爲一邑計而已余嘉諸君子發凡證例以筆削爲已任又覩侯之審於政體能知所重而亟圖之也故樂書之俾後之覽者知轉移之機厥有所寄必有憬然而寤者焉

荆川先生右編序

荆川唐先生於載籍無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數十計嘗語其徒曰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之諸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跡又次則載諸世務可爲應用資者數者本末相轉皆有益之書餘非所急也所輯最巨者有左編右編儒編詩編文編稗編凡六種世所行左編文編稗編餘未出也司成劉公幼安朱公文寧頃蒞南雍業以正學爲多士鵠矣已復欲以經濟導之則取右編刻焉余藏先生彙本部分未定且漢唐名奏遺軼尚多幼安因擇

其要者補入而緒正校讐則文寧有力焉刻成俾余爲序余惟學者患不能讀書能讀書矣乃疲精力於雕蟲篆刻之間而所當留意者或束閣而不觀亦不善讀書之過矣夫學不知經世非學也經世而不知考古以合變非經世也古之善醫者於神農黃帝之經方秦越人之難經靈樞甲乙葛洪陶隱居之所綴緝咸洞其精微其於簡策紛錯黃素朽蠹老師或失其讀與曲士或竄其文者無不貫穿而辨晰之矣又必樂義耐事急於生人而亡

虞主人之奪精斯能動而得意攻邪起仆如承蜩而掇之也藉令不由經論而以情揆疾曰古法新病不相能也而第多其藥以幸有功則相率以趨於斃而已是編自周秦以迄勝國任士之所勞謀臣之所畫凡爲醫國計者班班在焉中間矯拂嗜欲指陳利病與辨別忠表而處其進退人主虛心采納而言者亦精意體國不啻燭照數計然何其盛也卽有言未忠忠而未盡用者其回隱蠱壞之狀亦因可考見而無所從遜蓋非特得進言之法

寔善敗得失之林也其可忽諸語云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夫執古之法而不知變者非也懵於古學而徒費人以嘗試其胸臆非之非者也學者冀無蹈其轍必以此編爲嚆矢矣

刻蘇長公集序

古之立言者皆卓然有所自見不苟同於人而惟道之合故能成一家言而有所托以不朽夫道莫深於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也聖人歿其吉凶同民者故在而退藏之義隱

矣學者不得其退藏者而取已陳之芻狗當之故
識鑿之而賊才蕩之而浮學封之而塞名錮之而
死其言語文章非不工且博也然械用中存神者
不受以眡夫妙解投機精潛應感者當異日談矣
蘇子瞻氏少而能文以賈誼陸贄自命已從武人
王彭遊得竺乾語而好之久之心凝神釋悟無思
無爲之宗慨然歎曰三藏十二部之文皆易理也
自是橫口所發皆爲文章肆筆而書無非道妙神
奇出之淺易纖穠寓於澹泊讀者人人以爲已之

所欲言而人人之所不能言也才美學識方爲吾
用之不暇微獨不爲病而已蓋其心遊乎六通四
闢之塗標的不立而物無留礙焉迨感有衆至文
動形生役使萬景而靡所窮盡非形生有異使形
者異也譬之嗜音者必尊信古始尋聲布爪唯譜
之歸而又得碩師焉以指授之乃成連於伯牙猶
必徙之岑寂之濱及夫山林杳冥海水洞涌然後
恍有得於絲桐之表而水仙之操爲天下妙若矇
者偶觸於琴而有聲輒曰音在是矣遂以謂仰不

必師於古俯不必悟於心而敖然可自信也豈理也哉公著作凡幾所謂有所自見而惟道之合者也而於易論語二傳自喜爲甚此公所以爲文者而世未盡知也經解余向刻於滄州茅君孝若復取公諸集合爲此編而屬余爲序爲書此簡端令學者知循其本云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四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五

序

養正圖解序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乃海內甫定卽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 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已又 命繪農業艱難與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爲教可謂本末具舉箴以復加已歲甲午 皇上命

皇長子出閣講學某以職叨從勸講之後竊愧空
踈靡所自效獨念四子五經理之淵海窮年講習
未易殫明我 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
繇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
圖繪以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某誠不自
揆仰遵 祖訓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爲圖說
名曰養正圖解輒錄 上塵以俟 裁定夫聖須
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養古者八歲而就
外傳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大學學大藝

焉履大節焉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教之
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而
比義蓋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 皇上
范型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
符 聖祖者某之寡陋如爝火然詎足以庚日月
之明顧塵露區區不爲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某
而出者纘 聖志而成之矣特著之序以俟

國史經籍志序

自書契以來靡不以稽古右文爲盛節見於方策

可攷已我 太祖高皇帝伐燕首 命大將軍收
秘書監圖書及太常法服祭器儀象版籍既定燕
復 詔求四方遺書永樂移都北平 命學士陳
循輦 文淵閣書以從且輜輶之使四出搜討其
時 睿藻宸章旣懸象魏而延閣廣內之藏如觸
目琳琅莫可注視何其盛也 累朝通集庫 皇
史宓在所充物而宣德以來世際昇平篤意文雅
廣寒清暑二殿及東西瓊島游觀所至悉置墳典
迨雞林土蕃遣使求書文教遠播直與奎壁日月

激衝光明而宛委羽陵之有方之茂如矣繇此觀
之運徂則鉛槧息治盛則典策興蓋不獨人主風
尚繫之而世道亦往往以爲候可無志哉劉歆七
略類例精已荀勗乃更著新錄析爲四部合兵書
術數方伎於諸子春秋之內別出史記經子文賦
一仍其舊繇近世史籍猥衆若循七略多寡不均
故謝靈運任昉悉以勗例銓書良謂此也今之所
錄亦準勗例以 當代見存之書統於四部而
御製諸書則冠其首焉

刻白氏長慶集鈔序

余少讀堯夫先生擊壤集甚愛之意其蟬蛻詩人之羣創爲一格久之覽樂天長慶集始知其詞格所從出雖其胸懷透脫與夫筆端變化不可方物而權輿槩可見矣樂天見地故高又博綜內典時有默悟宜其自運於手不爲詞家谿徑所束縛如此近世宗尚子美往往卑其音節不復數第膚革稍近而神情邈若燕越非但不知樂天亦非所以學杜也曩鈔其警策若干篇冀曉世之冥貪封執以庶幾乎詩之用而豈以爲今譚稊者道哉霍丘李君近仁見而悅之謂雅道眩瞽之中刻而傳之當必有助而屬余題其簡端噫世且以余爲不知詩也已

書文音義便考序

世之切於用者莫踰乎書其易譌而難以還之古也亦莫踰乎書人言漢世學童能諷書九千以上得補爲郎故其時精於小學然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以束爲宋子雲以三日爲疊韓子以自營

爲私自古博學通人不能無失况後世乎蓋自籀篆變分隸興學者驚其支裔迷厥本根而柄文者亦復涇渭同流淄澠莫辨至於今而滅裂甚矣間有一二好古者是正其譌翻相怪異如隱侯見嗤於其君莒公召怨於其友豈不惑哉余友李君行周學廣經子之餘覃精字學規籀古而思結繩之樸摩鐘鼎如親商周之世手披目玩積有季祀閔學者之瞶瞶也作書文音義便考一編間以示余蓋上之不欲盪古而下之毋以駭世斟酌雅俗之

間而漸還之正其用心勤矣顧余之疑於疇曩者數端輒以其崕略論之如草長爲之因借爲語詞而加草爲芝舟幔爲凡因借爲總計而加巾爲帆假借不明客主倒置世因滔滔仍而不反其疑一也如亨益爲享辟益爲僻知益爲智不知義異文同是名轉注而鳧續指贅莫之刊定其疑二也字同義判則韻部殊科乃一涯也而麻支並列一綸也而真刪兼舉用無兩端彼此殊押其疑三也如時峙茲茲曉曉雁鴈始以傳寫偶差後輒二字悉

載有若焦光為先向平為尚史籍並存莫能歸一其疑四也支支支支殊字同書蔡蔡蔡蔡晉之首無異已已已已之體莫別自篆變為隸沿襲難更其疑五也如下之音虎馬之音姥服讀如迫降讀如攻毛詩楚騷參同太玄並同其韻而後世不知猥云為協其疑六也古韻雖湮而梁陳季代尚存遺響自釋文行世韻略試士俗儒遂執部韻為著龜視古音如芻狗是毛詩不如唐製沈約賢于孔子其疑七也此其大者餘叵殫論嗟乎士未有不通

古人之經而能知其義者亦未有不通古人之字而能知其經者學者尚繇此編而觸類以得之母謂古道之終難還也

沈氏世傳錄序

金陵天下之一大都會也而民無土著士鮮完室則勝國時為甚 高皇帝定鼎於斯徙四方鉅族實之故今居金陵者率自四方來也而沈氏獨世為長干人洪武中以罪適戍金齒尋自金齒復歸金陵兵燹崎嶇先後若干年而金陵之沈氏如靈

光之巋然而獨存詎不異哉嘉靖間韓峰公以進士起家御史公以馴行篤學為時聞人而沈氏亦彬彬為名族矣乃未竟其施而卒公長子宗明懼公之雅言懿行與公所傳先世之遺事久而軼也乃倣歐陽氏法作譜以譜之於是生卒行履居葬皆牽連以書而先朝誥敕薦紳贈弔之文附焉噫可謂有志者矣古諸侯卿大夫皆世其國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太史公當國亡族楛之餘搜輯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譜尚書集世紀而已迨九品

中正之法行世家傳系數百年不絕雖未盡合於古法而崇本厚始之道未盡沒也今世譜學尤廢士大夫閱三數世迷其所出往往有之宗明為此錄雖述自隱侯之裔然亦不欲遠引自其身上之至六世而止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蓋其慎如此語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言一氣耳故子孫忘其先人而不錄是蹶根棄本之行也而今人之錄之也或不務紀實而妄有傳會以為名高其異於忘而不錄者幾希宗明心恥焉特述其灼然可據者

次於編使凡所繇以出者咸知其本知本則重親重親則勸睦而風化之美自沈氏始焉斯無負於金陵之故家也哉余與宗明爲文字交間出斯錄示余余觀之嘆今之君子莫能以爲也故喜而序之且知繼韓峰公以亢厥宗者必宗明也

姑孰李氏家譜序

余聞譜與國史等所以聯族屬而興孝弟者也古者宗法明世系重世儒至有以譜學名其家者晚近官司無教令而世家復無以倡之收族睦宗之

道鬱而不彰不惟風醜俗降卽士大夫之有材力者智慮施爲或足以及人而於同姓之親顧有所未至出之無本而行之必倍其不足以有立無怪也姑孰李汝節君恐世德湮而族屬離慨然以譜爲已任抑可謂有志者矣李氏可知者自節度公有聞靖康間世有名德國初太守伯羽公能識真主於草昧之中率其徒陶公安往迎之 高皇帝一見柄用以所得首郡畀焉未竟其用而歿嗣後州郡藩臬侍從之英比肩而起言世家者必稱

之載之郡志可攷也而莫盛於伯羽公藉第令天假以年龍變雲蒸稱忠令甲其功業豈減陶公哉公之材有造於國而未食其報宜其子孫蕃而世德茂如此汝節少以孝聞頃繇鴻臚出丞嘉禾不以卑官自菲薄節用愛人藹然有循吏之風此豈徒以材力意氣勉強於外者所能辦邪余知是譜出可以風邦國而化鄉人無疑也汝節乞序於余輒書數言首簡而并致余相期之意汝節其勉之

汪溪金氏族譜序

休寧汪溪以金氏爲望宗唐廣明中曰博道者由桐廬來杉溪爲新安始遷祖又自杉溪遷梅結已又自梅結遷汪溪垂三十世歷七百有餘歲祖孫德業相望於屏山練水間何其盛也古昔最重譜牒之學近世學士大夫多忽不講而新安之俗獨能加意於是故金氏之譜先後凡九修藏於族姓第未板行耳嘉靖己酉院判君弁念其久而未續屬六水陳君有守大加修葺譜迺復完至是四十七年矣爰俾其弟參軍甫問序於余夫睦族莫媿

於宗法秦漢以來世無世卿而大宗之法廢所以
合親尊祖猶幸有小宗之法也至小宗之法不行
則族不可復合而先王之意蕩然矣有志者始汲
汲於譜法以維之乃漢尚官魏晉尚姓南北朝尚
詐譜之敝又復如此君子所以重歎於復古之難
也余以謂非修其譜之難而能修身之爲難黃帝
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德同姓同德異姓異彼其
族以貴德耳後世九品中正之法立權歸右姓尊
世胄卑寒士故世以門閥相高至托古名人之裔

以爲重何其蔽也君雅意敦宗合族而譜則斷以
所知爲始其見甚卓且君與弟參軍皆篤於孝義
勤行樂施白首相友愛足令薄者愧鄙者寬其過
於人遠矣攷金之得姓昉於稔侯稔子賞若建迨
兄子安上安上子敞敞子步皆封侯侍中與張安
世七葉珥貂漢世衣冠以金張爲盛然自稔侯著
忠孝大節至唐徙新安繼繼繩繩雖隱顯不同而
同歸於忠厚今二君尤能修之不息是金氏之亢
宗者蓋自有在非第以閥閱相矜詡而已况是譜

也水木本源一開卷粲然在目孝子慈孫友兄弟弟之行有不勃然而興者乎然則師齊嬰之推祿廣范氏之義畝尊晦翁之家儀敦袁氏之世範族之人必有繼二君之心以行古之道者余因序是譜而輒及之以致屬望之意云

青陽陳氏族譜序

嘉靖戊午余始識青陽陳水部於場屋去之四十餘年其從孫明鼇與余兒周同舉於鄉爲人溫而恪蔚而有文余知陳氏之興蓋未艾也一日出其

家譜以示余曰此余世父一德一賓所修葺而族祖邦任及諸宗人之志也先生其一言序之余考古昔譜領於官其法最嚴隋唐而後譜局始廢世家寢迷其本始多而亡統遠而離宗棼棼然不可勝原矣官禮之陳本出汪氏自宋將仕公贅壻於陳子孫襲其姓而不能自還然類能以儒自振觀譜所載或總益州或按十道使或拜御史大夫不獨近世之水部公也家乘私史雖自相創述論著者據其所聞不能廣覽旁搜以會通其故驂駁不

倫亦無足怪今陳氏之譜自志達公而下字名官位壽年墳墓以及縉紳之詩文 朝廷之誥勅祭然如目見而耳受可謂備已汪出魯成公次子世言汪者必本周公而陳則虞舜之世胡公滿之裔也雖皆神明之胄而改徙貿置不無居同而殺人冒而奪之失識者嘗寘疑於其間以余觀之載籍其爲陳者蓋有四焉大舜之後以國爲氏者一也白氏自隋初改爲陳此萬年之陳二也魯相無後後以外孫劉矯此廣陵之陳三也侯莫陳之後亦

以陳爲氏四也鄭夾漈氏族之學最爲精審所臚列殆非一端而於官禮之陳奚疑况君子微獨辨姓之亟而裊身睦族之爲難陳氏官修職士修學民修業而定爲家規又扶善誦表凜然以禮義相聯序同堂而處比肩接膝坐行拜起忠孝友愛之意可觸目而興也此其於敦敘之大本業無愧矣異日明鼇登朝疏請於 上以還將仕公之舊而竟水部之志未晚也語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余輒書以俟之

內江蕭氏族譜序

古者因生賜姓胙土而命氏其法甚嚴然氏族雜出爲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不可勝數矣而譜牒所載率犁然可攷至於近世絕無上所賜與下所更者一姓相守歷百千歲而不變何易簡如是士大夫乃有不知祖之所自問其門閥世系生卒之槩茫然不知置對者往往有之則宗法不行而譜乘之學廢也以故士無傳承鄉乏禮讓敝且仕族亂而庶人僭所繫豈微也哉蕭出殷微子以邑命

氏爲最初而獨貴晉宋間品過江僑姓以王謝袁蕭爲大至武帝踐尊位諸宗文采照耀江左沿及李唐繇瑀至邁八葉之中咸躋宰輔其盛極矣余同籍郡丞君九成爲譜則斷自元季思德公爲內江始遷祖不欲冒所不知者以爲重蓋其慎也思德五傳而爲都御史翀又六傳而爲御史世延以名德起家爲右族頃澄江守神鞏昌丞莒御史如松與郡丞君項背相望在西南數千里外而以行誼勲伐燁然聞於四方矣君獨念近者不親難以

及遠藉令經濟足稱而敦睦未至雖其所立卓卓猶爲施之無本而不足貴也故其譜於先後名字爵謚年輩卒葬必謹書而備錄之以至德相講貧相周患相卹所爲萃渙合離者咸具焉冀以追先人不泯之精神於冥漠之中以及其所欲慈之子孫厥意美矣自是本末不悖遠近兼舉以成社稷生民之烈豈復可量哉夫言氏族者貴門閥忘禮教其敝寔繁昔人欲明譜學而壹救以忠厚庶鄉黨之行修人物之道長教化之風興而可與古參

余

奚媿焉乃題其端

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

余師少傅許公以歲辛卯致相事歸新安公之也門生故吏謂公受恩也厚不當力求去以自菲薄公則曰國本未建上遲疑不卽決吾以力爭忤意一宜去邊塞恃欵久弛備虜躡洮河當軸守故常不欲以一戰創之吾莫能持籌佐末議二宜去是時上重違公俞其請賜乘傳還學士大夫譁然高之大都稱公明進退遠殆辱以無譽於大

臣之誼而已不知公之一去有功於國家者大也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得失橫於中則國計官方率
狃而不暇顧有能蚤自引決以矯爲名高亦足快
矣然以公觀之第小夫舐舐之爲非大臣體也當
上意旁屬冀得一二人翼之事且不測公謂非
一去無以明臣節而悟主意疏至五六上不休
上雖聽其去而知公議堅不可奪事之萌芽因
以逆折頃之上且下璽書罷遣邊臣大破和議

而西陲之捷踵至寔公發之也自昔柄事者多陰
伺人主相上下又不欲自爲禍梯而因仍以嫁之
後公不難慷慨引去以伐其謀蓋至國本安孟而
邊亭臥鼓然後知公功在社稷非偶而已公爲人
和平惇大不爲恃重乃大節所繫則侃侃無所回
變蓋其寬也卽小夫孺子靡不飲其和而其介也
至天子元臣無以奪其志此非古大臣不能也
國朝閣臣首解大紳黃文簡兩公居多石畫若杜
丘福之謀而黃臺之怨息散阿魯台之黨而紫塞

之風震其大者也然兩公奉魚水之歡而公當釜
鬻之隔其難易又有不待辨者公春秋方盛其在
朝也未嘗一日忘於歸在天下又安能一日忘公
出哉異日 天子念公功還之政府所爲計安天
下當媲美古人於嚮所稱二公奚讓焉公爲世庀
材大者梁棟細之椳闌亡所漏而小子某其一也
公行二三子相率前爲祖其情一聲之詩而屬余
序於首簡如此

孫仲可先生遜言引

余聞劉氏七略剖判稅文總百家之緒言人人殊
靡不經緯事物跌宕古今學足臻微智能釋結故
足述也兵燹侵尋古學掃蕩卽天不祿喪百有一
存世復與之疏闊蓋別集行而九流泯矣洞庭孫
子有懷四方阨而不試材高學鉅嘗事浸多著遜
言十有七篇余得而讀之君道則在君也臣則政
理則在臣也天測人架經史學尚家範則在人人
也大都原本六稅發揚時風按義指名依輔王道
鑿鑿乎與諸子臚列播於不朽其偉也夫去若干

載聞孫鵬初校而刻之時自詞垣稍徙瑣闥橐筆
之游寔偕朝夕屬敘而轉藏之孱陵其家

雅娛閣集序

古之稱詩者率羈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鬱
結而抒其不平蓋離騷所從來矣豈詩非在勢處
顯之事而常與窮愁困悴者直邪詩非他人之性
靈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則情不深情不深則無
以驚心而動魄垂世而行遠吾觀尼父所刪非無
顯融膺厚者厝乎其間而諷之令人低徊而不能

去必於變風雅歸焉則詩道可知也余與王君德
載相聞也久一日橐其詩示余則所謂雅娛閣集
也君爵萬戶侯提方印結紫綬於腰所居爲兵衛
華腴之選胡志弗得而至爲詩與寒士角哉人之
挾才必有以用之才不用於世與用於世而不究
其材則必有所寓焉以自鳴譬之百川灌河苟不
循孔殷之道其鏗錡鞞鞞奔溢而四出者勢也
國初藉將率之力經營四方恬嬉旣久熊虎之材
常戢而弗試雄心耗於日月豪舉夷於簿領藉令

所賞齋 卷之十五
韓白之倫有仰屋嘆耳德載者能忘其所欲騁而
磊砢英多之氣盡剗其銛角無復存邪抑委於時
之不逢命之當埃而第狎於貴富之樂爲也山澤
之癯其薜衣蕙帶難於儕俗而孤風遠韻猶足以
見奇而成名乃材不究於用而第爲名寵命數之
所羈絡進不得爲度外之奇舉而退無以別於錄
錄者之流令德載何以居之宜其停涵醞藉憤滿
鬱積決焉而肆於詩也德載谿樓藏書千卷每篝
燈展讀不夜分不休故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能

牢籠載籍之菁華不爲靡曼剽奪之語雖其和平
婉麗溫而不怒而情之所寄深矣夫古今功名之
士不乏而能美其言者不輕使有之也德載所就
若是又何羨邪或曰今天下雖平而邊書狎至海
波震驚蓋時有之君行如大路蒲車得時而駕其
詩當與漢饒歌唐雅同風何論今日夫夫也殆自
抒其孤憤則可而持以論德載過矣余曰唯唯姑
引其端而序之

瑞芝詩序

嘗覩載籍并攷圖牒必在上者以道蒞人德及庶
物斯有靈木神草儲祉效異非偶然之故也厥有
仙芝尤稱上瑞聳魏皇之雙幹挺漢室之九莖晉
都宮闕曾啟靈臺洛邑山川居然密地固以之薦
郊廟觴公卿騰歡一代流藻千祀可得而述已維
古青齊海方之一都會也我郡伯德門袁公以豈
弟之君子奉簡書而治之比及三年政成民乂風
化所浹神人以諧故能融液太和蒸而成瑞歲屆
稟秋之仲芝生郡圃之中垂以金蓋發其瓊葩爲

殿爲閣爛然紫赭之色非日非星灼矣紅藻之秀
晶光發於辰象靈華復於元氣仙人居上則車馬
疑飛神龍在下則風雲不去雖復晨敷者五競爽
丹田歲秀者三擢榮玄圃以彼絜此方之猶篋此
蓋惠澤芴流浹洽生類同唐叔之政故嘉禾踵異
軼召南之風則甘棠並美其與夫生於石室空傳
好道之言產自珠宮徒事不經之說者當異日譚
矣不然豈草木菌蠢無根而植不產他宇必郡之
齋扇其祥風以昭渥澤精靈符會一至此乎郭侯

宗堯輩十有四人公之屬也共覩殊頑悚神動色
歡抃不足播之篇詠豈將薦齋房而度曲蓋亦方
銅池而獻頌愧余半豹忻與一厘聊握翰鉛粗爲
序引若公治行宜書德政之碑留播士民之口願
以異日此不具論

五雲山十景詩序

余同籍兄弟在新安爲俞見臺君云見臺挾異材
敏寤揮霍事無留行始治巖邑入爲地官郎一邁
盤錯人方趨起不前而君批卻導窾略無難色蓋

名聞京輦間籍甚握端州郡符未幾中讒得量移
以去過計其不遂而思樂已之樂也卽少讀書五
雲山登眺四顧將營菟裘老焉觀夫蘿峰若蓋蓮
巘爲屏烟裊三星雲縈萬壑綠淨與朝霞競爽白
沙共皎月同輝靈巖紫芝鶴峰馬嶺如伏如獻可
圖可歌洋洋乎賦詠盈卷軸矣而屬余爲敘嗟夫
以余之不才而憂天下者不敢忘也常冀得材者
共憂之二三子方爲君言其所樂以懈其中而誘
於外使君思自完其樂而忘世之憂也無乃不可

乎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
樂人已衆寡則必有分矣而樂未始異也故窮人
之樂以爲樂則樂偕失卽已之樂以爲樂則樂偕
得君行且柄事權當大受矣倘亦聞張氏之說乎
觀朝榮則思才英翫芝蘭則重德行臨清流而貴
潔覽蔓草以除殘觸類引伸皆政資也况乎人情
好動而難靜驅之生事則易而使之無事則難君
於是非毀譽之衝庶幾乎寵辱不驚而人已兩得
者由是出其恬靜澹漠者而與物共又未知孰爲

樂而孰爲不樂已則茲山也其果足以誘君而懈
其中也歟余知騷人墨士之所嗟賞於義或未盡
也而特爲之廣其說如此

環碧齋稿敘

環碧齋稿者余友祝無功詩也無功好爲詩去而
爲海陽余意簿書鞅掌劇於郡他邑非戴星而理
不可然君顧爲詩不廢他人拮据不暇者君從容
應之有餘邑有齊雲巖縉紳游者踵至君每與偕
遊遊輒有詩弟子員知君擅名理又時負笈問學

所賞錄 卷之十五 三
君與倡酬問答無不虛往實歸人人意滿去聞者
多恠君何有餘力如此余以謂世非治之爲治而
能不治治之爲治也故云治大國如烹小鮮小鮮
而燜之則魚爛大國而治之則民勞曹參爲漢相
日飲醇酒務匿人細過至與從吏歌呼相答汲長
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兩公者豈不能畢其智
力取斯民而磨厲之以市赫赫之聲哉不知赫赫
之聲至而民之病已甚矣君不屠赫赫之聲而寧
爲悶悶之政蓋知民固自治而毋吾治之以也君

旣以無事休息其民民亦幸爲君所休息三年以
來因益得肆力於詩非獨不廢而已高適五十始
爲詩竟爲唐名家子雲則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
夫人亦各行其所安不必強同也余以詩書諷議
竊祿於朝而疇曩篇詠不啻減半殆精力有所用
不欲罷之此耳而君饒爲之嗟乎余欲棄去之如
雄君力爲之如適余若以間曹爲累而君顧不累
於巖邑此材不材之辨也君詩筆淋漓信其意興
所到而聲律或有不合向嘗規之近作清峭簡遠

往往中於法度而根柢前古如騏驥之奔佚節之
鑿和以駕五輅而行大道沛然非群馬所能及已
友人陳少明刻君詩傳同好余謬爲序以倡於簡
端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歲丁酉秋京師復當大比士府臣以請 上命中
允臣天敘典厥事而以臣某副之臣自壬辰濫竽
禮闈至是兩與校士之役而彌有感於人文之盛
也國家道化鬱蒸龐礪旣深且久蓋窮檐蔀屋咸

耀於光明矧京師建首善所自始與賢關之鼓篋
而游者皆四方所推擇百一之選也臣縱觀其文
輒歎曰技蓋至此乎其綜敘天人若秦越人之眦
疾隔垣而洞五藏也其引事理當否若庖丁奏刀
騞然而大輒釋也其方物出慮而通達大體若弘
羊之握筭而析秋豪也臣於此矍然有不寐之懷
焉雖然臣守官詞林抽覽故府於人材華實登降
之際未嘗不太息也我 二祖興建大業羅羣才
而器使之當是之時天地菁英縕而未流然士大

夫往往以體國爲榮自營爲辱駿聲鴻烈爛然至
今卽正統之末傾危極矣賴耆俊不二心之臣興
壞扶微而竟以安艱難之天步絲歷而至弘正間
遺老彬彬質有其文者未盡也乃方內晏如或酣
豢於貴富而無爲其流至左事功右文墨與時恬
嬉而身家之念觴重矣 皇上英武同符 二祖
匈奴解辮臣伏海不揚波者垂二十年頃虜間渝
約內訌島夷與屬國相攻直疥癩憂耳當事者部
署其間四顧不給時哆口高談市聲譁衆者非少

也卒莫有一奮身而繫其頸者則信乎體國之難
已夫自營之與體國奚啻霄壤而士馳此如鶩者
見華標而忘實蹈其積漸使然也臣以故按此品
士有能酌理味以融胸懷諳國故而需注厝斯華
實相副者也亟收之卽不然而華不逮實亦收之
其詭故畔經者雖搜奇抉異塗出幻化置不錄豈
臣之好文與衆異哉竊念國初之人訥於口而實
則有餘近日之人辯於文而實則不足實有餘者
難在身而利歸於國實不足者難在國而利歸於

身士至於利歸其身也世何賴焉臣誠不自揆思
與世還淳也必自士始蓋自入棘以來心怵怵懼
也已乃跂而思曰庶有一二體國者出而瑞於宗
廟社稷爲多士先登者乎夫磁石不能引瓦也而
可以連鐵黑蜨不能代犧也而可以致雨以彼異
類耳而猶相應答如桴鼓如此矧士以實倡而不
響然圖之如不及者非夫也詩有之彼都人士出
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藉令有都人士爲萬
民望而又得一二人焉爲都人士望譬之和鑾在

御執策而臨康莊推之挽之奚適而不可異日者
天子嘉其勞士紳讓其美四方載其德百世垂
其聲雖與國初諸耆碩身名俱泰可也而臣不佞
所藉手以報上者亦可少塞已錄將獻臣宐序
末簡因具述其槩以爲多士規

獻花巖志序

距都城南三十里有崇丘茂林曰獻花巖者唐融
法師觀心處也與祖堂天闕綺錯而居登臨之美
爲一方最嘉靖中內翰石亭陳公遊而樂之攬筆

爲志流播於時去之二十載余讀書其地問之巖
僧已無知者意嘗念之萬曆壬寅閒步西園沈君
生子示公墨本手蹟若新同遊者相顧愕眙得未
曾有於是歐陽惟玉請校刻之而屬余爲序夫公
以雄詞奧學領袖玉堂其進於朝也掌 帝制潤
國猷卓爾以冠羣哲其遊於斯也暢天機栖顯氣
翛然而遺萬物風華文采照耀林壑凡有識者疇
不慕之矧是志也軼謝客之山居同楊銜之寺記
使禪誦者知托遊矚者忘歸固僧寮之名蹟舊都

之勝事也傳其可後是歲秋仲余與公孫延之吳
肅卿陳盡卿惟玉兄弟惟禮惟功葉循甫七人憩
茲精藍迨於信宿下上巖谷消搖亭館陟高岡俯
長江羣峰積翠以廻合楓葉流丹而映發莫不懷
昔賢之高蹈撫遺編而太息乃相與剔蘚捫蘿摩
挲碑板取巖中賦詠哀而錄之并系卷末嗟乎內
翰作之惟玉述之一則品題山川宗廟之琳瑯一
則激揚材美東南之竹箭後有攷者其在斯言

紀遊集序

序賞齋 卷之十一 三六
昔王右軍欲遊汶嶺蛾眉終身不果子瞻謂山水
遊放之樂最人生難必之事况以市朝眷戀之徒
而發山林獨往之言宜其難也余鄉翰講陳石亭
先生負高材勝情足跡半天下嘗云佳山水患不
能遊能遊矣未必能詩能詩又未必能圖故先生
每登臨之際輒繪一圖并系所賦詩於上卽時移
境去一緡閱之舊遊宛然如在眉睫也先生旣逝
諸圖散落人間爭寶藏之余見山東豫章二卷殆
兼昔人之三絕覽之勃勃意欲飛動頃歐陽惟玉

得其手書紀遊集五卷則先生登覽之作班班具
在學者得而觀之可爲冥搜者之指南臥遊者之
譚柄不必如逸少之驚遠子瞻之苦難而手披目
隨無非勝境詎非秣林之一快哉惟玉從先生諸
孫延之遊文雅好事爲刻此編并先生花巖志以
傳因見屬爲序余憶先生所至憑高遠眺舉杯搖
筆其氣韻軒翥豈復知天地之大秋豪之小邪然
徐考其平生行誼政事無不卓然可爲模楷者余
少嗜詩賦登覽不啻如先生又塵點詞林之後今

所賞齋 卷之十五
老矣竟無一遂舊學消亡夙心若埽捧讀之第有
太息而已乃書以歸之且志余愧

彭比部集序

比部彭先生諱輅字子殷浙之海鹽人始仕清江
令已左遷南京學教授晉南北部郎既歸而歿閱
歲子潤宏集其詩文總若干卷名比部集云先
生少穎敏甚爲進士業夙拔儔類出輒收其科其
制義大傳於時及爲吏任真推分無所逢迎剴裁
之隙日讀書績文又工古詩歌識者推其能而上

官不悅徒學秩人多爲不平先生夷然不屑若更
以爲得也金陵饒佳山水時從賓客及帷中弟子
遊遊必賦詩以自見弟子之和者相屬片言當心
研味移日卽金玉珠貝不啻矣久之入比部益以
無事間合諸郎官眺鍾陵俯玄湖徘徊嘯詠篇什
日富當是時先生風華文采與江山相映發見者
以爲古人復興乃忌者以考功法中竟得罷此其
故蓋難言之矣先生既歸七子者出互相矜詡雖
其有名於時而詞調往往如出一人獨先生爲於

衆所未爲之時意氣高簡不少貶以就俗今讀其集沖融婉秀卓然自名其家非實有過人者不能然世率言七子而能知先生者鮮矣余兄伯賢雅爲先生所賞識所謂帷中屬和者其一也意欲裒先生之集以示知者未就而卒余嘗念之會潤宏能脩其業而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仕不爲飾信心而遊故多迂文不干名動以求真故常澹蓋合於古必違於俗無足怪者先生旣不以彼而易此其又何憾余嘉先生之有子而前緒可亡墜也輒序不著

陳石亭翰講古律手抄序

楊子有言斷木爲棊椀革爲鞠莫不有法而况於詩乎古至屈宋漢魏六朝律至三唐而法具矣金陵之詩陳顧爲稱首東橋先生批點唐音自言爲用力工程業盛行於時頃余姻歐陽惟禮復得石亭先生古律手抄若干卷彙括千百年之詩以爲學者之楷法精且博矣惟禮旣寶藏之而手錄其

副以傳且屬余爲序竊謂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者法也所以同者法法者也蒲且子善弋詹何聞而悅之受其術而以釣名於楚吳道子師張顛筆法其畫特爲天下妙學弋而得魚臨書而悟畫豈不相遼絕哉彼得其所以法而法固存也夫神定者天馳氣完者材放時一法不立而衆伎隨之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譬之雲煙出沒忽乎滿前雖旁歧詰曲不可以爲方卒其所以爲法者丙丙如丹噫此善學者也如吮豪而勘筆之豐省蹲磯以廉餌之浮湛詹吳且不爲况不爲詹吳者乎讀手抄者當以此求之斯無負先生與無負惟禮也已惟禮能詩精篆籀見於此編者規放歐書亦足見其緒云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六

序

寒松齋存稿序

鄉先生顧公英玉詩若干其子博士君巒集爲六卷而屬余序之余自束髮遊鄉校則聞霍呂兩公在南宮詢鄉薦紳廉直有聲者禮於其廬得赤貧者數人取廢菴院田資之悉拒不受公其一也夫人當仕進時或矯而爲廉至解組而歸功名無所企於前而困窮有所驅於後因改悔於末路者多

矣諸君子乃能老而彌勵如此豈不爲甚難哉公與李公爲臬副邵公爲御史姚盧兩公典名郡皆敝衣含糗屹不爲非義所動蓋南都重名檢薄利祿流風漸漬所從來矣而公又能以文學潤身大篇短章流傳人間與其兄司寇公竝轡而馳何其盛也南界之山川自岷江而下止於金陵扶輿清淑之氣蜿蟺而鬱積意非一竹箭所能當者必有宗工秀人恢竒瑰絕者出於其間矣然或志操文采互有短長而獨公能兼得之豈非難之難者哉

藉令能盡公之材其於振起頽風潤色大業何有而使之阨於讒以歿豈天之於人有不能兩授者歟抑公之取數也多雖窮亦其所固然者歟公之詩寓目寫心聲比字屬雖氣質渾渾不見刻畫而無一不中古法當時所相與賡和皆海內名流至今學者爭傳誦之不休然則讒邪媚嫉之人能困公之身而言之可貴卒莫得而揜也公歿去今五十年博士君手彙爲集令讀者卽此以求公之高風餘烈又嘉公之有後能傳其業而知公之世且

益顯則是編也殆廉頑立懦之助而微獨爲秭林之嚆矢也已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西漢晁錯賈誼恢偉博達覈於事而辨於言卓乎不可及已元成以降杜欽谷永摩切其君至敵以下所不能堪者往往有之詎不稱讜言哉而陰爲權臣所指授彼方俛眉阿色承其餘竅之不暇此徒以言爲市人貌而禽行者耳晁氏論建多爲石畫而不無峭急刻深之

意長沙凌厲揮斥極其剛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辯其害於古獻納之理亦不爲少晚而讀劉向諸疏宛而篤溫而理惻怛而有餘忠輒嘆曰言蓋至此乎以彼指事深切若廩然危亡之立至宜以召恠而獲譴然其君甚感而嗟嘆之非獨不怒而已史稱向言痛切發於至誠嗟乎諛惟仗氣騁才雖盡下之朝不免於疎斥向惟發於至誠雖其不默而亦足以容無足恠者以觀於余友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向也君繇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

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火災疊見倭訐於東播起於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如晁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長沙至於務積至誠披情愫以徐解於上紆餘委至有悚然而髮立或惋然而心痛惘惘欵欵溢於毫素間者此則劉向之言非鉗與訛之言也以君奏報章疏仰稟於威嚴而下牽於文法於見有所不敢盡而用司

存復逆之格以發明臧否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所束而不得騁且也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最進言之妙用而或爲好訐者之所不察然而君之心則可覩矣夫君與向皆爲黃門給事中其官同向屬在內而憂及外君職在外而憂及內其忠同向言不得用鬱抑侘傺至托之九嘆以見志蓋有不得已焉耳主上善用羣言鼓舞不測有始格而卒行之者有尼於此而復得於彼者君言業用什伍安知一日不霈然盡舉而行之此固君之

所賞齋 卷十六 四
遭而非向所敢望也君書上隨削其草門人汪廷
訥時錄而存之至是刻藏於家塾以俟論國故者
考焉而屬余爲序

由庚堂集序

李華嘗云有德之言信無德之言僞以彼自托於
人僞爭須臾之譽而君子覩其人不啻若觀火然
謝沈徐庾劉孝綽江總諸人摘英綴采上下今古
謂足以揚未顯之氣光不滅之名矣文中子一二
評之曰某織人某夸人某詭人而總之曰古之不

利人也至王儉任昉之約以則也思王之深以典
也則斷然以君子與之而不疑夫人之品格若福
澤異矣而一決於其文此古之所謂知言者也大
中丞崑巖鄭公弱冠登朝能執法與要人抗業矯
矯名動一時已歷儀曹典選部委蛇容臺澄敘官
方錯綜禮樂識洞而學益融迨撫東省與今延鎮
紆籌決策雲動雨施士荷陶冶之功人戴回蘇之
德學者間聞其緒論默然而思有薄游夏趣淵騫
之意則公之所存可知已乃今得讀公之集澄澹

洗洋疏六籍之奧窔闡羣生之理性內無蔽志而
外無傷格支詞冶語不擯自黜與文中子所言約
以則深以典者適有合焉斯其爲君子之文非歟
公少博攻典墳洞覽流畧說者謂公孫喬銅鞮伯
華不過也其爲言豈不能掣電流虹震鐺耳目然
多聞見而守以卓約磅礴而一不使有餘微獨爲
有德之言而公之後福亦畧可窺矣公方年盛學
益其事功進而未止頃特萬里一息之地耳異日
握化樞建大業必有未盡之畧使膏澤流於宇宙

勲名垂於鼎彝以翼國家中興之運非公而誰同
志者旣刻此編以傳而謂余序之夫功德與文章
古難兼有公之盛也德根於中而功若言從之公
之所以盛也余故特著於篇俟論世者考焉

弗告堂詩集序

夫詩以微言通諷諭以溫柔敦厚爲教不通於微
不底於溫厚不可以言詩古十五國風而魯詩者
獨參周殷而列於頌蓋齊魯嫺文學而周孔之風
教其漸被者所從來矣明興作者如邊廷實殷近

夫李伯承馮汝言李于鱗輩先後鵠起家有其書以古若彼以今若此其烜奕也以觀念東于公詎不信然公英名赫實爲士品規跡其廻翔中外餘二十年淹抑之歎畧無干其慮者顧日與白足赤髭之侶牢騷歷落之士提唱宗風揚摧雅道經史之外茗椀鑪熏法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蕭然如覩雲林海岳之風蓋公標格令上天宇清真雍容謙和聲華自遠故其詩不激而高不刻而工雋永藏於溫醇纖穠寓之雅澹所稱治世之音者

非耶昔李白有詩人之材而無其識杜甫有詩人之識而無其度故言非世法動迂於時輓近世家相凌競斌斌盛矣乃炙輠以畔經詰曲而寡適者往往有之公刮抉浮華獨妙閒曠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者旣與邊李諸公相鴈行而升歌廟堂和情理俗尤足與奚斯史克相終始然則少昊之墟蒙羽之野終不夷於邶鄘曹衛者非魯能重公公誠足重魯也已余負疴屏跡綜理稊文知公所詣無遜大雅輒錄若干首用垂矜式夫世有心賞之

士知言之人斟酌中和節度流競者將於是在其必讚歎愉悅犁然自解又何待於余言

陶靖節先生集序

古者賢士之詠歎思婦之悲吟莫不爲詩情動於中而言以導之所謂詩言志也後世摛詞者離其性而自托於人僞以爭須臾之譽於是詩道日微余觀漢魏以逮六朝作者蝟起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阮步兵左太冲張景陽陶靖節四人而已靖節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懷得失每念

其人輒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若夫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譬之嶺玉淵珠光采自露先生不知也其與華疏彩會無關胸臆者當異日談矣梁昭明太子嘗手葺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羣輔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脗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嚮所疑渙然冰釋此秣林之一快也吳君肅卿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

所賞齋 卷十六
妄庸所汨沒盍刻而廣之余乃以授肅卿而并道
其始末如此肅卿名汝紀新安人今卜築金陵觀
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玉露堂稿序

寶幢居士顧姓諱源字清甫金陵人也少負雋才
襟度曠逸翩翩有奇氣好古文辭與顧司寇璘陳
侍講沂陳明府芹盛太學時泰嚴山人賓姚鴻臚
澗相友善家多樽罍鼎彝法書名畫摩娑玩味欣
然獨笑久之得古先生之書而好之精思出要諸

理盡廢至今傳其書與叔夜過庭相出入雲山點
染兼宋元之致早猶盤旋能妙間晚多率意爲之
迥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旣成題詩其上大都
泠然出世語真以發起聾俗非爲畫設也今讀之
雖刊落一切而豪宕不羈之意尚隱隱於楮墨間
居士殆古高隱者流以禪栖爲寄者邪余鄉名德
不乏而留意宗門者惟殷宗伯邁葛別駕清其人
居士若不甚與之接不知何故尚憶余弱冠讀書
天界報恩二寺路旁松栢成行皆居士手種居士

冠維摩巾緇衣僧履旦夕經行余時時見之癯然
松鶴姿也會困公車業未暇扣其所存頃屏棄世
緣思見若人者與之探討而居士之逝久矣聞居
士家禪室雅潔人跡罕至奉梵像其中日作淨土
功課然所爲詩言言冥契其得之叅悟者多已平
生屬綴半就湮沒恐哲蹤妙韻從此遂絕乃購求
所知排纒爲編傳之同好嘉言美行十不紀一使
後生英妙不得盡聞前輩之風度惜哉昔昭明有
言讀淵明集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可廉
懦可立余謂三復居士之詩安知無更進於是者
存乎其人而已

蘇叔大集序

蘇叔大嶺以南人也嶺表犀兕玳瑁海錯蠙珠行
於四方而以文學著者始曲江張公至國朝彬彬
稱極盛已以余所睹記叔大其一也竊惟元季以
來詞學纖靡迨弘德間李何輩出力振古風學士
大夫非馬記杜詩不以談第傳同耳食作匪神解
甚者粗厲闡緩扣之而不成聲識者又厭棄之而

冲夷雅澹之音乃稍稍出焉余觀嶺南自五先生而下言人人殊而爾雅有則温和甚美誠枕死之先鞭詞林之正軌也叔大年踰弱冠紹爲箕之業韞席珍之寶抗跡紫宮策奇清漢在旦晚間耳而材能高世志在藏山詞文藻績情致顯篤一何工也今讀其集登高覽勝窮二都之壯麗傷離喜遘盡羣英而梯接每有綴屬靡不涉其源委寄之衷素故能剔抉浮華直舉胸臆剷削奇詭獨妙閒曠豈其和聲順氣鬯浹心膂緇磷遷染不得而施者邪抑亦嶺南諸君子風流具存譬之莊嶽而齊語者也余每晤叔大循循文弱如不勝衣而語及當世扶義疾邪皎然有不可回奪之氣異日者功名節槩當趾美曲江不獨以文學名而已因書其簡端以俟

青谿山人詩集序

古今稱詩莫盛於李杜學者誦其詩莫不思論其世至爲譜其年以傳蓋自毛鄭以來皆然不知羔羊兔且考槃碩人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

詩有不待譜而知者故李杜之詩編年爲序豈獨行役之往來交游之聚散與夫文稅之變幻犁然可攷而時之治亂升降亦畧具焉昧者取其編門分類析而因詩以論世之義日晦余嘗歎之以觀明字周公之集何其有會於余心也公博覽強記於書鮮所不窺方起家輒爲水部備考一書於考工記又剖析羣言多所闡發此公之不苟於其職而亦可以觀學也間以其餘力尤喜爲詩自起曹而出有防海稿督學稿行河稿頃雖巖居川觀而

公之志方壯學方進其柄於朝以潤色太平之業未有量也而就余之所見者已可傳已曩公在揚徐赤地千里枹鼓數驚而中州當大稜之後文敝士弛公除姦振壞去其疾苦而誘進其秀民遂以無事故得與賢士大夫登覽山川品題名勝而客之喜文詞者相與屬而和之其見於集中者皆是也蓋公所至必有詩其出入交游憂思愉快所自爲紀者甚備後之讀者低回吟諷而跡公之施於事者不必卽其貌望其廬而一撫卷皆可得矣視

彼毛鄭李杜之譜仰思於千百載之上而追錄之
爲何如也然則卽謂是編爲詩史無不可者公詩
卓然能名其家覽者自能得之而余獨論公之繫
於世者令來者有考焉集中隱顯畢具而獨系曰
青谿山人者蓋在勢處顯而不忘隱約公所以志
也

劉元定詩集序

古之執一道也神定者天馳氣全者調逸致一於
中而化形自出此天機所開不可得而留也勃勃

乎乘雲霧而迅起蹕厲風輝驚雷激電披拂霍靡
倏忽萬變則放乎前者皆詩也豈嘗有見於豪素
哉古作者流或以散鬱結之懷或以抒經遠之致
觸遇成言飛動增勢此物此志也世人把三寸柔
翰鉛摘緹油心量而手追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
此寧復有詩也邪劉君元定產自卿門升於文陛
風塵獨出貴富不緇每有篇章直取胸臆蓋藻繪
未施而神情自邁與夫立木置塗望洋嚮若者當
異日談矣以彼生三楚歷二京徵造化之程考文

章之跡卷有萬覽之半於袁豹州有九游之類於李固用能根柢文律蕩滌詞源將見習於通方豈相沿於跼步是故神淡而氣藏語出而機溢等諸王勃無假片詞方之揚雲何慙少作彬彬然見於此編可諷也自是襟靈彌啓日新其業變化成一家之體鼓動包四海之名當令白傳遜其步驟玄晏相爲題品余之授簡愧爲先鞭云爾

南遊草序

孔子刪十五國風而爲詩大氏以微言通諷諭壹

以溫柔敦厚爲宗是時楚詩以僻左未錄于太師至屈平者軒翥詩人之後一放而爲離騷繇其忠憤感切不得已而出此後世輒名之楚詞而爲怨詩者咸歸之甚者情匪鬱伊而鬻聲釣世如七諫九懷之流類矜激乎一致蓋無疾而呻吟非其質矣嘗觀江河之在中國演迤千里汨然浩然耳至於巖嶠崩劣與波撞衝惟於龍門三峽則有之非水之大凡也藉令銜左徒之餘聲失黃鍾之正響是欲水皆三峽龍門也詎不爲利涉者病哉余友

趙君安甫以楚之異才飄纓華省時翕然以爲得人未幾要人竊弄威柄天部諸名士盡徙之南君得南儀曹不調者且七載君恬然不少見於言面作爲詩歌絕去忿悁寓之雅澹蓋和平切渺之音莊士仁人之度而與窮愁侘傺者不同日語矣夫莊忌王褒非江潭汨羅之產而自托於楚聲君生荆江鄂渚之間乃不逐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彼其材固升歌廟堂和情理世之具而非隨俗雅化者所能及也君年方盛文學事功皆進而未已異日者賡康哉之歌作穆如之頌以黼黻大業者必屬之余知楚聲果不足以目君矣

常談考誤序

昔賈逵鄭玄皆以通人模楷來學然或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求全之流猶有遺論自非抽裂帛檢殘竹繙小酉之逸典盡天承之藏書翼以該練於稽古固已難已劉顯十對其九張綰百闕其六以彼秘文與帙耳目不經卽間有未諳猶足響千古之牙頰乃若篇籍遺文世所常引或不攷其原而

迷沿瞽襲恬不知寤亦或粗挾時名著述自見者
輕搖筆端動多譌舛至有闖左氏門學士濫觴尚
書之誚不其甚乎余攤書會友語次嘗為是正而
未能盡筆之書頃明宇周公作常談攷誤一編令
學者遡流窮源引伸觸類因以洞俗學之非為考
古之漸真稊林之一快也往蘇子容聞人語故事
必檢出處坡老每有著撰雖目前事率令少章叔
黨諸人檢視而後出其精審乃爾明宇公之用心
於兩蘇豈有異者以上下古今足以鍼膏肓而起

廢疾當不獨正常談之誤而已公門人何君躍龍
司李京兆欲梓傳公書而以是編先之因屬余題
其簡端

清賞集引

古今著作垂於編錄者不可勝原矣而小說九百
本自虞初如張衡所賦者何其富也近世韻人勝
士若林洪山家清事之書趙鵠洞天清祿之集雲
林譜石洛陽記花酒史茶經解頤撫掌其流寔繁
即無當於大道而要為賞心悅目之資不可廢也

所實齋 卷十六
禾川包彥平英敏動俗符采射人少綜博士業久
厭棄之以紱冕之門獨遊山木擅經綸之緒高步
烟霞摠括流畧汎濫篇籍攷古者托末契而推三
益抽毫者覽清規而輟九攻固吳中之俊人詞苑
之秀出者已頃以披閱羣籍當其會意撮爲一編
余得而讀之蓋隨方滲漉於何不涉關乎詞翰倍
所用心自此揮塵者借其談吐據梧者助其呻吟
登覽者以爲指南討論者資其練證雖君之才未
盡百一而觀一節知侏儒矣嘉歎不足忻爲之引

至於三部盛作七志良書必有皇甫序而傳之請
以異日

王氏家乘序

金陵人物衣冠之盛莫踰於國朝蓋以名德位尚
書者至二十有三人冢宰張公銘善周公時中僕
公斯曹公義倪公岳司農梁公材王公晞吳公文
度周公金秩宗倪公謙鄒公榦童公軒司馬齊公
泰胡公汝礪王公敞王公以旂司寇周公禎端木
公復初周公瑄張公瑄顧公璘司空陳公恭劉公

麟項臂相望爲海內所欣豔其勲業備載國史學士大夫能言之王公敞別號竹堂使絕域服其君臣誅逆藩不波及於脅從其才器卓然有過人者東橋先生嘗言公當廕舍其子而予從子企年未六十急流勇退卽此二事今人還能之否其推服之至矣余少好講聞鄉前輩懿行欲擬昔人作金陵耆舊傳一書因循未果公諸孫振宗一日持其遺書并制誥贈遺之文以相示且欲詳載累代世系事行生卒於編總目曰家乘而屬余爲序竊惟

古有四姓尚書領護而上爲甲姓九卿方伯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四姓世推爲鼎族百家婚宦皆不敢與其重如此自譜牒之學不明而宗法廢至於士族降而庶人潛流敝極矣竹堂公廉節皎然雖甚貴而無厚畜去之數十載子孫赤貧至無以爲家此其官閥人物皆氏族家所崇尚而世不知賢重之可歎也雖然昔人言尚官尚姓與尚詐其敝相承若夫子孫能立身揚名於世眠以世祿爲不朽者豈不爲

尤賢也哉桓鸞之女夫少亡刑耳自誓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以彼閨閣者流而知砥行爲急況讀書爲士君子欲繩其祖武顧自力如何耳生其勉之吾日以亢宗望生矣

杜日章集序

杜君日章者關西鼎族榆陽上將尊人鳳林公握招搖之柄位日月之際旣已一鼓而抗皇稜三戰而褫夷魄君符采驚人風猶擅世金滕玉版欽承

避席之談玄女黃公夙奉過庭之教時建旗推轂踏軍褰旗固矯矯乎上國之虎臣先登之駿烈也乃以百戰之隙績三餘之學薛仁貴之經術杜元凱之傳癖庶幾近之且也客集鄭莊之驛友命嵇康之駕每白雲帶嶺素月流天未嘗不賡和詩歌激揚琴酒登山臨水無非宋玉之詞高閣連雲遠軼安仁之興此又儒術之結習非將門之常談矣古稱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兼斯二美自昔爲難若乃詞林學府咸縮於心樞武節忠規並推於意匠

非君通材孰能與於此乎嗟乎士立功爲上立言次之君世荷國恩才稱家寶謂當鞭笞四夷埽除羣醜近留形於麟閣遠勒石於燕然與夫馳方策之陳言懷空文而自見抱膝園廬馳精竹素者異矣頃方內蹇寧貢款難恃邊徼之地未盡驛兵也君顧分前籌弄柔翰居然與寒士角豈欲寄其雄心同結髦於玄德抑亦待時而動擬據鞍之越石余不能知已諸文士篇詠言人人殊大都如愆慙之者余懼君狃於其言而爲斯業所誘也爰序以

問之

禪寄筆談序

張衡賦二京言秘書有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其來尚矣史遷有云天道恢恢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何可廢也顧漢人纂述百不一覲時俗所傳浮淺不經往往以怪妄雜之雖篇籍浩穰於世奚補焉貞亭陳公示余近著禪寄筆談一編余伏讀之蓋羽陵蠹書西陽逸典公所馳騁上下旣精且博故沈研奧義擿發異聞皆足以是正前人指南來

學而一二感慨之言尤有裨於時事非僅僅與稗
官者埒而已昔孟德嘗自詡曰世老而能學者吾
與袁伯業耳蓋難之也公罷二千石歸僧寮儻讀
如寒士風書成板行至鬻屋以成之余謂卽二事
足爲秣林一段嘉話矣豈獨以能學稱者哉公所
論著尚多有之此特其一端云

何仁仲留都篇序

留都 高皇帝大業所起也鳳舉爲臺龍蟠設險
昔時割據擅六代之豪華今日太平爲一王之豐

鎬簪裾綺錯文雅響集和五品者振纓以杼策賦
二京者抽豪而揆藻所從來矣何子仁仲自羈卯
之年從司寇而至業有篇章播於詞苑頃復自詹
府移官銀臺江山見若故知烟靄取之肘掖於是
休澌考勝以文會友扳天闕浮秦淮望玄湖登織
嶺徘徊乎江流盼仰乎 鍾陵竹洞花關僧寮真
館莫不恣其清機頽然自放故能宅遐心於事外
得佳句於物表疏導性靈含寫飛動疊疊乎與山
川競爽矣留都涵泳 皇風垂三百載山水清佳

民物康阜而又得英儒瞻聞之士鴻筆麗藻之客以謳吟而潤色之仁仲其一也彼托跡壠畝系心風塵勝在跬步過而不留者有以誘之耳仁仲能就都會之輻輳挹林泉之清曠冲襟雅懷有足多者然非逢世休明亦疇能致之竊謂是集也厥勝有三地勝一也才勝二也時勝三也余學謝青箱序同玄晏微獨旌仁仲之嘉藻蓋以紀昭代之盛焉

余聿雲偶記序

自千古以降八荒之內縱橫數萬里上下幾千歲秘編奧錄奇事異聞層見疊出不可勝原矣學者顧知其一不知其二得於此或遺於彼此無異繇蓋曲士寡聞窮陬鮮識學未通於流畧見方局於蠡管以故流傳之文畔散不屬得一察焉以自好斯已難矣若因一事以尋其餘執片言而窮其類珠聯璧合纍纍然脩詞林之觀者未之覩也余君聿雲標準時英漸涵庭訓闕才獨出雋聲布於三輔達人間峙門德勝於一時蓬山芸觀之書玄扈

紫宮之記魯壁斷簡汲冢遺編靡不日覽萬言胸
藏二酉矣是以雕章摘藻人推傳毅之才探往知
來众遜馬融之博乃能抽諸腹笥手自牒書攬撫
十載必提其要區分羣品以彙而從駢珠擷翠代
異而事偕綴玉揉金人懸而跡合譬之富人儲材
棟椽枿棋雲委山積而匠石得之遂應手不窮犁
然就緒自是隸事者資以應敵綴文者仗以美詞
博古者借為紺珠清言者持為談柄非秭林之勝
事也哉方士挾一經不兼他伎君獨能蒐羅兼羣
籍之長撰述成一家之體不謂之奇不可也君文
筆翩翩鬱為國寶三千運北搏羊角以垂天九萬
圖南比鵬程而矯翰其為才美詎盡此編而嘗鼎
一臠亦可以知味矣

墨苑序

上古典策以竹梃染漆而書迨魏晉所用則延安
石液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
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沈存中帥鄜延猶
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而中原近

無此物有唐始立墨官以上黨松心爲佳故易水祖氏爲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產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張遇常和翁彥卿之流代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元造緝熙殿墨秬冠時流名徹黼扆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益有聞然墨之色澤臭味以天質勝而以金珠龍麝雜之譬諸高材勝人而生綺紈之家寧不損其韻度哉頃日增雕飾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又

非羅比雖馳譽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博雅能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及近以數十丸與墨苑遺余嘗一再試之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蓋備墨之衆美而體制精妙種種擅奇至令人應接不暇豈世之所豔在是雖君有不得而盡廢者耶昔常和鬻墨少室取其羸創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者墨旣精美而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與之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於世相傳和墨歲久鋒可截紙至子

所賞齊 卷一六
遇不爲五百歲名而減膠售俗稅日以下噫孰謂
一喻糜之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之才不
究於用而一寓其竒於此宜其非常墨所能髣髴
也余於 交戟內嘗識君尋余柄鑿於世君亦投
劾南歸以四詩贄余金陵蓋崎嶇患難之餘而得
相講於紙墨文字之適亦足樂矣濱行以此編屬
余爲敘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

盤山語錄序

老子古史官也聞先聖之遺言閱其廢墜著五千
言以存之古謂之道家道也者清虛而不毀萬物
上古南面臨民之術也而豈異端者哉古道不傳
而世儒顧以老子爲異多詘其書而不講至爲方
士者所托於是黃白男女之說皆以傳著之蓋學
者之不幸而亦道之辱也近世七真者始壹意清
靜之說擯棄有爲以復還太上之舊其功甚偉顧
世人耽玩小術未能從之爲可嘆耳一日晤張希
陽子於金陵言與余合謂盤山語錄在修真十書
學者多未之見欲刻傳之而屬余一言余少喜是

所賞齊 卷十六
書不必鉛汞龍虎別安名目與化金御女自墮旁
門孳孳然獨治心養性之爲務此七真之正派也
而希陽子能知而表章之其識遠矣夫方士言長
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養性之卽爲長
生世儒言性命而斥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同乎天
道而不亡嗚呼得是編而讀之其皆能有瘳也夫

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記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聖人之教不同也
至於修道以復性則一而已古之博大真人澹然

獨與神明俱與聖人洗心退藏於密而吉凶與民
同患者固不同也況大慈氏夢幻其身塵垢其心
倜然高舉於天人之表獨示萬世以妙湛元明真
如自性與中國聖人之教豈必其盡合哉晚而讀
華嚴乃知古聖人殊塗同歸而嚮者之疑可渙然
氷釋已何者華嚴圓教性無自性無性而非法法
無異法無法而非性非吐棄世故棲心無寄之謂
也故於有爲界見示無爲示無爲法不壞有爲此
與夫洗心退藏而與民同患者豈有異乎哉嘗觀

法界品五十有三人爲比丘者僅數人耳中如大光之淨修明智之福德勝熱之刻苦大天之怪異主夜之幽陰童子之嬉戲靡人不證靡法不修舉足而入道場低頭而成佛事灑埽應對得君子之傳日用飲食知中庸之味孰儒孰釋奚異奚同然則心佛衆生一法也理智行門一心也譬之若大海然其源無首其流無尾而世出世間煩惱眞諦無不波瀾于其間卽外道闡提逆行魔說求自異焉而不可得此非所稱大莫能載小莫能破者何

以當之說者顧言司馬君實知佛而不談曰吾以爲孔子地也余以謂能讀此經然後知六經語孟無非禪堯舜周孔卽爲佛可以破沈空之妄見糾執相之謬心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其爲吾孔子地也不益大乎經自東晉已來斯土而梵帙重大難於行遠瞿君汝夔始改方冊以廣流通是役也余寔贊成之爰述大綱以祛世惑若夫方山長者之論至矣盡矣在學者刳心以求之而已

